

文武香球

传下来，坐经台。忠孝卷，口难开。——圣谕

上有法令传下来，弟子遵命坐经台。

提起昔年一部忠孝卷，犹如雪天里梅花口难开。

山在西来水在东，三山六水处处通。

长江滔滔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人生在世枉着闲气一场空。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文武落难星君降临来。

宝卷初卷开，礼拜佛如来。

树从根上长，花从叶里开。

寿香炉内烧，寿烛头上放光毫。

大众帮念佛，仙者下九霄。

邻舍隔壁家起高房，让他几尺又何妨？

千年计划没得用，可记得当年秦始皇。

长江滔滔奔东流，靖江孤山如困牛。

弟兄道理要和好，妯娌不要结冤仇。

耐字没得忍字高，忍字头上有张刀。

为人要有几个忍，不碰法律祸自消。

他骑白马我骑驴，他的福气我不如。

抬头看看推车汉，比上不足比下余。

收留闲文归经典，开宣宝卷劝善人。

话说忠孝节义《文武香球》古书一部。小学生今日开读，应先还朝代帝主，后还贤人出世根由。

先还哪朝皇登位，哪省格州府出贤人？

经典盖板之上注有“昔日”二字，昔者远也，日是今日。远年经典，今日所讲，远朝近还，要还朝代就确然不难。

昔年唐朝宣贤皇帝登龙位，山河一统治乾坤。

大唐朝宣贤皇帝登殿，江山稳固，文有忠良，武有能将，安邦定国，治理乾坤，如同尧天舜日，乃有道明君，大邦年年进贡，小国岁岁来朝。众位啊，

皇皇有道讲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

大众耳闻贤人出世，不知出在何方？这贤人一不出在边邦外国，二不出在荒山野地。要

说出得边邦外国，人生了三头六臂，兴兵造反，和我中原人做对，算不上贤人。要说出得荒山野地格，独霸一方，自立为王，拦挡短路，扰乱江山，称孤道寡，就更算不上贤人了格。

该应我主江山稳，大邦中原出贤人。

贤人出得其则不远，出得哪里？出得山东省历城县北门外南极巷。一人姓龙，名叫山卫，同缘陈氏太太为婚。

提到龙山卫大人，历城县盖顶有名声。

提到这个龙山卫，家里万贯家财。可有多大官职？说万贯家财摆设好，龙山卫官职就不小。

大人在朝把官做，带刀指挥受皇恩。

陈氏太太福气好，皇封带刀指挥正夫人。

老大人来朝纲做官，是清如水，明如镜，坏人说话他不听，上事君皇，下爱良民百姓。

当今天子多见爱，当作擎天柱一根。

老大人可曾生到下代？说忠臣不绝后，绝后不忠臣。也是他们夫妻福气，祖上德气，生到一子，来历不小，是上界文曲星宿临凡，帮他取名，就叫龙官宝。读书上学格，取学名，就叫龙孟金。

提到龙官宝，是文曲星宿下凡尘。

格一年子，山东地方发生强盗作吵，拦挡短路，扰乱江山，有历城县格知县何顶忠，写起告急文书，送到京都皇城圣天子龙书案桌。万岁一看，龙珠乱转，“山东强盗成群，打劫来往客商，这还得了，现在有七品知县何顶忠本章进京，要我孤家派能人到山东镇守，我派哪个去咧？”万岁左思右想，有带刀指挥龙山卫是山东人，他到杠地形也熟悉，不如派龙山卫带刀指挥去，另外再派两个人，助他一臂之力。派哪个？九门提督朱炼祖和丁宣木耳大将军，叫这两个人去。这遭龙山卫三个人，就上山东来坐镇，来捉拿强盗归案。

我们不谈旁人，单讲这个龙山卫。他来自己县里，交这个何顶忠合得也知己也要好。格天子来到家中，交儿子讲讲，“儿啊，家无读书子，官从何处来？你也干大了哇，今年正好我们山东开小考，你可准备去考？”“父亲，我怎不去考，我能够考到个秀才，将来才能够上京都皇城去科考。父亲，

我有了高官并禄位，祖先三代也有名声。”

哪晓公子天上文曲星宿临凡，文章满腹，是无书不读，无诗不熟。到省里一考，文章蛮好，入得黉门秀士，做了秀才喽。龙山卫欢喜了，“儿啊，老子是个武官，出得你儿子是个文人，肇我家有文有武，就不要吃人家苦了。儿啊，我堂块呢，有一颗香球，乃是东辽黑水国进贡到我们中原来格，本来有一个文香球，一个武香球，是一对，万岁就拿武香球把我保管，我不如就拿这个武香球把你儿子保管。我为底高要把你保管？就是做清正官大有好处，正是我来皇城为官清正，万岁才拿这个镇国之宝，外国进贡得来的东西，赐把我保管。心肝啊，

我今朝拿香球交把你，望你读书更用心。”

这龙官宝龙孟金读书，可是来自己家里小书房里读？不是的。来哪里？来龙王庙。龙王庙里间有个月正宫，格里间读书格小孩多，他就来杠读书。这个香球他摆哪里格？一落里摆了怀府里间，挂了颈项里。他得到这个香球，仍然去用功苦读。

单讲到他家北埭上，北极巷有一个参将，姓侯，名叫公达，同缘吴氏为婚。这人家没得儿子，养到一个小姐，小姐名叫侯月英，是个贤德女千金。这个小姐沿小吃苦，就跟她家父亲习武，夜里困下来，有骊山老母梦中传授她格武艺，所以小姐武艺了当不得。掺花纳朵、描龙绣凤桩桩总会，而且桩桩总内，来历城县里只要提到这个小姐，可以说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要小伙子有小伙子。

提到小姐侯月英，来历城县里出得名。

格天子侯公达就说：“女儿啊，我虽然不曾养到个儿子，养到你这一个女儿，比人家儿子也好到几分了。人家登杠大起劲，养到一个儿子，呆头傻脑，我看也不要，哪值到我家女儿你啊。女儿啊，我也没得底高东西把你，我身为参将之职，来皇城为官，万岁有香球一颗赐把我保管格，乃是东辽黑水国进贡到我大邦中原来格，这一颗球呢，是一颗文香球，我拿这个球肇就把你，由你女儿肇就保管，要望你拚得吃苦，要继续习武，将来好荣宗耀祖，光耀门庭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不提这个文香球交武香球总出来了格，单讲龙王庙这个龙王菩萨。格天子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啊呀，龙官宝是天上文曲星宿临凡，侯月英是天上红鸾星宿下界，文曲星下凡格辰光，红鸾星宿失笑，所以也拿她贬到凡间来脱生格，这两个人天生一对，地成一双，都已年方十六青春，也不晓得好成婚匹配。

我不如从中把媒做，等他们两人配成婚。”

格天子龙王菩萨将身一抖，就变作一只黄鹰模样。一阵仙风，就对侯月英家后花园里一攻；仙风一散，对她家树高头一站，口中叫喊：“侯月英，侯月英，我今朝来帮你做媒人。”侯月英身边格梅香叫吉祥，吉祥蹲杠听听，听到帮小姐做媒人，赶紧就报，报与小姐知道，“小姐，上后花园去听，那个鸟，不晓来下叫你做底高？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绣带飘飘下楼门。

才撑到树脚底落，鸟又来下喊：“侯月英，侯月英，我今朝来帮你做媒人。”

侯月英小姐闻听这一声，可要气死又还魂。

小姐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：“瘟鸟瘟鸟，你还得了，叫我名字微小，还帮我做媒人了。梅香上楼，拿我的箭来，等我射死这个冤家瘟鸟。”梅香手脚俏，就对绣楼上跳，拿小姐格箭拿得来。小姐格箭法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，有百步穿杨之功夫。小姐弓上弦，箭照准，弓拉拉满，对准格只黄鹰，拈弓搭箭，“嗖——”按道理，小姐箭法干准捉，应该这个鸟射下来格。啊呀，格天子霉了，不但这个鸟不曾射抛下来，相反这个鸟嘴一张，拿箭对嘴里一衔。

仙风阵阵就动身，哭坏小姐一个人。

小姐发狠，困下来就滚，骂声：“你格瘟鸟喂，你今朝拿我格箭衔了去么，扔到荒山野地被油头光棍拾得去，

唱我身来坏我名，说我小姐不正经。

如果把我家父母来晓得，我是违犯家规一罪人。”

为底高小姐要干格哭法子？因为格箭高头有小姐格名字刻得上间，假使把哪个拈到这一支箭，他就好胡头乱说，他说小姐送把我格，她格终身总许配把我格，这个是我们格定亲之物，所以小姐就躁到这个腔调，哭到这个地步。龙王菩萨可就拿箭衔走呀，看见她来杠哭，它就停了格半空中蹲杠望。梅香吉祥就说：“小姐，不要哭格，这个瘟鸟，它又不曾飞走，可保来杠等我们追到它哩。我们拿起来一吆，‘轰’，它嘴一张，箭对下一抛，就好拈家来格呢。”这遭两个人就追这个鸟。这个鸟么就溜，两人追了哨，鸟就飞了哨，两人追了慢，鸟就飞了慢。究竟龙王菩萨变格鸟，要拿箭衔到哪里？

仙风阵阵就动身，龙王庙到面前呈。

眼睛一眨，老母鸡变鸭，一个眼眨花，倒看不见这个鸟上哪去格。“梅香，今朝信了格鬼，要跑蚀腿了，这个瘟鸟不晓上哪里去了格？”究竟龙王菩萨拿箭衔到哪里？龙王菩萨拿箭就衔到月正宫书房门口一棵松树高头，对杠一站，直把嗓子就喊：“龙官宝龙孟金，我今朝来帮你做媒人。”龙官宝身边格安童叫龙文，“少爷格，那个鸟，不晓来下叫你作底高？”龙

官宝拿书一盖，跑出来望，才撑到格树脚底落，鸟嘴一张，“扑秃”，一支箭对下一抛。“安童，底高东西抛下来？”赶紧拈起一望，是一支箭，公子龙官宝是秀才，一望高头有三个字“侯月英”，“龙文，我们这历城县虽大，提到这个侯月英，没得哪个不知，没得哪个不晓，她是文武双全，而且小伙子长了体面。今朝这个鸟，腾腾空拿这个箭，衔到我书房门口来做底高？妥了呱，安童，可保这只鸟，

今朝来帮我把媒做，帮我配个好夫人。”

随手就拿这个箭拿到书房里间，对笔筒筒里一竖。格侯月英就说呱：“吉祥，肇怎弄，这个鸟不晓死哪去格？”“啊呀，小姐，龙王庙里间树又高又多，高头有个大鸟窠，才间可保这个瘟鸟，做鸟窠推板点草，拿你箭衔去正好，我们上龙王庙里间去寻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梅香手脚哨，就来前间跳，小姐三寸鬼鬼金莲么，她跑在后间，跑了也慢。单讲到梅香寻啊寻，寻啊寻，寻到书房门口，头对里间够了一望，这读书格人，笔筒筒里倒哪有一支箭竖了来下格，赶紧拿门扛开，人对里间直栽，弯腰作揖行个礼，尊称公子念书人。龙官宝对她一望，“你这个女子走哪里来嘎？”“书生公子，我家住了北极巷，我是小姐侯月英身边格梅香。”“啊呀，梅香妹妹，你上堂来做底高？”“公子啊，我家小姐射箭不当心，箭把格鸟衔了不晓飞到堂块哪堂子来了格，我来帮小姐寻箭格，不晓你这笔筒筒里一支箭，可是我家小姐格？”“你家小姐箭高头果有底高记号？”“有格，有她格名字侯月英来上格。”“梅香，不瞒你说，这箭是你家小姐侯月英格？”“是的，你要把我。”“没得干便当，你家小姐呢？”“来堂块后间咧。”“要她亲自来问我拿，我才拿这箭把她了，不呢，我不把她。”

吉祥梅香闻听到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“小姐，箭寻到了呱，跟我去拿。”手脚又哨，对前直跳，报于小姐侯月英知道，“小姐，我把箭寻到了格。”“梅香，箭来哪里？”“来格书房里间格读书公子身边。”“格你怎不曾拿得来格？”“拿底高了？他要叫你自己去咧，他要亲手拿箭交到你手里了。”

侯月英小姐闻听这一声，脸总红到耳后根。

众位，因为旧社会交新社会不同，男子要闯，女子要圆，要是干咱新社会，哪里格小姐抛拉格东西，把格老小家拾到，去问他拿得来，要得来就是的，旧社会不同，小姐不好意思去拿这个箭，脸么红到哪里。“梅香，我确实不好意思去。”“小姐，格不去怎弄，不去，他一歇一放学家去，你只好拉倒。”“梅香，我当真不好意思去。”“不要不好意思，我交你同去总好格呢。”

梅香就来前边走，月英小姐后边跟。

梅香走到书房里间，“读书公子，我家小姐来了呱，这就是我家小姐侯月英呢。”龙官宝心上就想，侯月英来我们历城县里文武双全，长了又体面，有名气格，今朝我要仔细望望，究竟这个小姐有多体面法子，有干大格名声来外间。说百闻不如一见，确实不假，小姐长了确实体面了。

面如荷花初开放，八字眉毛在两旁。

一双水晶凤凰眼，满口银牙白如霜。

十指尖尖如春笋，小足金莲三寸长。

又不高，又不矮，真正好看。

又不胖，又不瘦，美貌千金。

真像那三国里格貂蝉女，更比那杨贵妃胜三分。

侯月英可望龙官宝，也望格，但不过她不晓得他叫龙官宝。望望这个龙官宝呀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虎背熊腰，鼻直口方，一表人才。格你望我来我望你，有了偷香窃玉心。小姐

确实不好意思，一个手捂住脸，跑到龙官宝面前弯腰作揖行个礼，尊称公子读书人。“请问，你这位读书公子，家住何方贵地？尊姓大名，在这里勤奋苦读。”“小姐，我家就住南极巷，我家爹爹叫龙山卫，我家母亲陈氏，我就叫龙官宝，学名叫龙孟金，我今年十六岁，入得黉门秀才。”

小姐上上下下听完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“看你是官家后，点滴不差半毫分。龙公子，既然你是官家后代，应该拾金不昧，拾到我格箭，你赶紧把我么。”“啊呀小姐，格不是干便当，人家总说，只有担金入庙，哪有寸土还乡，这个箭么是我拾到格呢，又不是偷格，也不是抢你格，干容易就把你来，小姐，

你今朝要我拿箭交把你，要依到我一桩小事情。”

吉祥梅香就说：“小姐，时间不早，肚里不饱，他今朝要你底高，你把他喫，我们好哨点家去。小姐又不好意思说，龙公子，你究竟要我家小姐底高，我叫她把你，你可保要钱，就怕来堂读书读嘎读，没得钱买纸砚笔墨，要我家小姐弄钱来赎格呢。”“不嘎，哪要你钱。”“格你究竟要底高？”“你不好问你家小姐，这桩事情不要问我，你家小姐纸糊灯笼肚里明。”“小姐，我真格饿杀得格，心口头饿了发慌，小肚子饿了像茄瓢，你拿东西把他，我们早点家去，究竟他要你底高呀？”小姐把她问啊问，倒问急起来格，“要底高，要底高，你到干咱也不晓得，他要我格人。”“啊呀嘎小姐，好格，你家老子做官，他家父亲也做官，你长了干美貌，他长了干体面，是天生一对，地成一双，

你们两人把婚配，郎才女貌世无双。”

“梅香，婚姻不是自己定，一定要通过父母亲。我家父母又不来堂，他家父母也不来堂，我交他俩对俩，好谈情说爱来。”这个吉祥梅香一想，倒也是得嘎，两家父母又不在这怎办？朝小姐颈项里一望，又朝龙官宝颈项里一望，“小姐，就能呢，龙官宝是个文人，我看他挂格球交你格球差不多，他格好象是武球，你格是文球，不如你们拿这个球调正过来，你习武格就挂他格武香球，他学文的就挂你格文香球，你交他两个人就算，拾箭换球私订终身。

回家告诉你们双父母，等你们两人好配成婚。”

吉祥梅香叫龙官宝家去对他家大人说，“请三媒六证，上我家去行茶说合，你看可好。”“吉祥，不晓他可肯要我了？”“我去问问看。”跑到龙官宝面前，“龙公子，我家小姐长了可体面啊？”“体面格，体面格。”“你可欢喜她哇？”“我怎不欢喜她，欢喜她格。”“就能呢，你拿球探下来把我，等我交把我家小姐，我家小姐颈项里也有一颗香球来杠，我叫她探下来把你。”龙官宝赶紧拿颈项里香球探下来，就朝梅香吉祥手里一塞，梅香去把了小姐侯月英，侯月英也拿球拿下来，由梅香交把龙官宝。

就算两人拾箭换球为媒证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梅香知趣了，她也不饿了格，“小姐，你交姑爷有底高话说，你们尽讲，我去有点事情，我一歇再来。”吉祥走了格，肇龙官宝交这侯月英两个人，一讲头一掀，不晓多起劲，头对头，嘴对嘴，两人不晓来杠说底高鬼。

越讲越说越欢乐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到底高辰光？将要到晚夜喽。梅香吉祥来了格，“小姐，太阳要落山喽，外间不早了，今朝我们出来，老人交主母太太不晓得格，如果再不家去，到夜看不见我们在家的话，老人一发火，你就不接妥。小姐，

如果把大人来晓得，你违反了家规罪不轻。”

“龙公子，时间不早，我们也家去喽，你家去务期要请媒人上我家去了，我们肇蹲家等你格回头，听你格答复。”这时啊真是，

天上掉下无情剑，斩断他二人相爱情。

两个人依依不舍而别。龙官宝来书堂里间，侯月英也回家去格。哪晓这个龙官宝日夜读书用功，一点总不肯放松，读书读嘎读，倒拿这个事情忘记啦得格，又不曾家去请媒人上她家去说。眼睛一鞭，倒有七八天，侯月英打发吉祥梅香天天来门口望，龙官宝家可有哪个来做媒人，哪晓又没得哪个去。格天蹲家想想倒哭起来格，“龙官宝龙孟金啊，你有口无心，我们私订终身到如今，你家怎没得格媒人啊来做媒人。”梅香吉祥就说格：“小姐，蹲堂哭有底高用，你果要看龙官宝。”“我怎不要看他呢。”“要看他我们再去。”“你说得便当，无事端端好出门来？”“我来帮你想办法。”格梅香花头三大了，她跑到主母太太吴氏身边，“太太，小姐格天子害一场重病，我不曾告诉你，恐怕你要担心。”“啊呀，病可曾好啦？”“好了格。”“好起来怎干快格？”“啊呀，我许菩萨格呢，现在龙王庙有龙王菩萨来下显圣，拿起一许，小姐就不吃苦，小姐顿时就好了格。小姐就说，要去了愿，不晓你可肯交她同去做做伴？”吴氏太太一想，大了格男女出门我不大放心，“梅香，我们就同去。”

格梅香闻听到这一声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格天子身坐轿梁，来到龙王庙，拜了龙王菩萨之后。吉祥就说呱：“主母太太，你有多少年不曾上这个龙王庙来了？”“梅香，我十几年不曾上堂来喽。”“主母太太，龙王庙里间变化大了，格些山区人家不得生活，总拿格猴狲牵到龙王庙后间场上去，来杠做猴狲把戏，人也闹热煞得格。”“梅香，我也干大年纪喽，也不曾看见格猴狲做把戏哩。既然今朝来了么，你就带我去望看望，猴狲把戏有多好看，有多闹热。”

梅香闻听这一声，正中机会八九分。

梅香想：我场面带她去看把戏，骨地里带到看女婿。这遭梅香吉祥走在最当中，吴氏太太走了最后，小姐么走前间。为底高等小姐走前间？因为小姐交龙官宝早认得格，小姐也晓得是梅香用格计策。小姐跑哇跑，倒不好意思跑了格。吉祥说：“小姐，跑焉，跑哨点焉。”“吉祥，还是你走前间么。”吉祥肇走前间，吉祥一想，不得了了呱，龙官宝不晓得今朝他家丈母要来啊，假使我们三个突然对杠一撑，他肇吓得一句话总不开声，他有点怕难为情呱，于是对小姐轻声说：“小姐，你交主母太太慢慢跑，我去知会龙官宝知道。”

梅香赶紧就动身，做个通风报信人。

跑到月正宫书房门口一看，吉祥梅香命总吓断。为底高？龙官宝是天上文曲星宿下凡，读读书读辛苦起来，伏得台上倒困着得格，哪晓他星宿出现，一条筷子干长格金丝蛇走他嘴里游进去，走他耳朵肚里钻出来，就来杠游了不歇格，金丝蛇来下钻五孔，所以他将来有高官禄位，要是金丝蛇钻七孔，将来他就有帝皇之位了。格梅香不晓得格，她当龙官宝死了杠块格喽，对杠一站，直把嗓子就喊：“主母太太，你们不要来，堂块有人死了堂块格，死了几天了，蛇总来他身上游了。”把她死声哇气一喊，龙官宝倒吓醒了格，望见这是梅香吉祥，杠块也有一位老娘，看看也有小姐侯月英，龙官宝一看就喜欢心，赶紧来到吴氏太太身边，弯腰作揖行个礼，伯母连连叫几声。吴氏太太一听，就不高兴，“你这人倒发笑格，我又不认得你，你又不认得我，你怎得团推估估就叫我伯母。”“伯母，啊咿格，我来堂读书么，我家先生教我格，读书要知礼仪，看见人要叫人，年纪老格叫伯伯，年纪轻格叫叔叔，和尚叫僧人，道士叫先生，年轻妇女称贤嫂，高楼上小姐叫千金，你年纪干老，我叫你伯母，你说这个事情可能怪我。”吴氏太太朝他面孔上一看，啊呀，这个少爷不晓哪家格，怎干体面法子格。“你这位读书公子，家住何方贵地？你尊姓大名？”“伯母，我就住南极巷。”我们讲经不必重复，他这遭就拿住哪里，叫底高告诉吴氏。吴氏太太一想，他是黉门秀才，我家女儿长了又体面，南埭北埭离了又干近，“龙公子，这是我家小姐侯月英，今朝我来开口，你千万不要等我现丑，我老身今朝亲口允亲。就拿我家女儿终身，许配把你龙公子。

你不要嫌我家小姐容颜丑，为母的亲自做媒人。”

龙官宝也做势假客气，恨不得手总摇抛啦得，“伯母，万万不能，万万不能啊，你家老人官职么又比我家大，小姐又长了干体面，她是天上灵芝草，我是河边杨柳根，门不当户不对呀。”“龙公子，我开口，你竟好意思等我现丑啊？”“伯母，格你真正瞧得起我么，我就不推三托四了。”嘴上说这话，心上欢喜了，你格老八十，也要你今朝来做媒咧，也要你允亲，几天之前，你家女儿就交我谈好了格，我们球总换过来格。“月英，你望望这位相公，你可欢喜？”

侯月英闻听这一声，脸总红到耳后根。

“母亲，婚姻是你父母做主格，你说好么，当然就好格。”“龙官宝，我家小姐也欢喜你格，你家去要请媒人上我家去说格。”“伯母，我晓得格。”“我拿女儿把你，你不能再叫我伯母。”龙官宝赶紧改口，跑到吴氏太太身边行个礼，岳母连连叫几声。侯月英交母亲吴氏走了格，吉祥梅香又跑到龙官宝身边，“姑爷，你家为底高不弄人去做媒人啊？弄恁我今朝拿小姐又同得来，这下子要家去请媒人了。”“晓得晓得格。”这遭她们走了格，龙官宝一想，我倒忘记拉这个事情了，我干咱要说家去么，我家老子家规又重，脾气又丑，我家去好说这话嘎，要叫我家妈妈去说这个话，而我家妈妈又怕我家父亲格。有个人好去说格，哪个呢？我格乳母周陆氏，我沿小缺乳，就是她拿我带大了格，她交我最知己最要好，虽然不是她亲生，比亲生格也要好到几分。拿书包一收，“龙文，你蹲堂块，我跑到家咧。”

龙官宝站起身，哪肯耽搁转家门。

格天子跑到他家天井里，正好周陆氏来天井里晒衣裳，“乳母。”“少爷，你不来书房读书，你家来做底高格？”“啊咿嘎，乳母，我告诉你听听看。”这遭拿拾箭换球这个事情一说，要请媒人，“啊呀，少爷啊，不是我不去帮你说，你家老子脾气又犟，我一落里不敢上他身边去，他又狠，我不敢去帮你说这个情份。”龙官宝一想，不得了了格，乳母不去说么，也有哪敢说这个话来。他这遭发狠，困下来就滚。龙官宝喊声：“乳母啊，

你今朝如果不帮我到我家父亲身边去说情份，我情愿不要命残生。

乳母啊，我月正宫书房里格书么我也不去读，我只愿死来不愿生。

乳母啊，我干咱投河也不少淹胸水，我来悬梁高挂苦根绳。”

格虽然不是她亲生，吃她格乳长成人，把他一哭，心上就像突粥，“少爷啊，你不要哭嘎，我干咱就去帮你说，总好格呢，哨点爬起来。”龙官宝赶紧站起身来，拿眼泪揩揩，身上沙灰扑扑，“乳母，格我蹲堂等，听你格回头了。”“好格，我马哨就来格。”周陆氏一想，我好去说这个话来，我不如找个人，她应该肯交我同去格。哪个？龙官宝家妈妈陈氏。乳母赶紧站起身，报于陈氏太太好知闻。手脚不慢，来到主母陈氏太太楼上，就交陈氏讲这个龙官宝的婚姻大事。“主母太太。”“陆氏，你来有底高事情？”这遭就拿这个拾箭换球，要请人去做媒人格事情，交陈氏太太一讲。格么儿子定人，哪家大人不欢喜，“好格，乳母，我交你同去。”两个人不肯耽搁，来到龙山卫身边，弯腰作揖，行礼不歇，一个拜见大人，杠块拜见主公。龙山卫朝她们一望，“今朝两人怎干齐集格，总来做底高呀？”陈氏就说：“大人，早养儿子早得力，早种豇豆好当米吃，养儿子么就要望寻媳妇，好养孙子传宗接代。”陆氏说：“对格，对格，主母说得蛮有道理格。”“不嘎，今朝你们来说底高？”“啊咿嘎，帮我家少爷，要请媒人去说媒话。”龙山卫一听，就不高兴，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“晓得你们两个人，蹲家闲思量，惹角落，吃得五谷熬六谷，年纪干轻，如果帮他攀了亲，要散乱他格读书心，蹲家没得事做了格，滴点大的人就帮他成亲。”陈氏挨一吼，吓得不敢开口，乳母么她足抵是乳母，交陈氏太太不同，她更加不好多话，但不过，乳母就对陈氏做关目，意思道，你家夫妻道理，你交他板凳桌子样能高，你好说格。这个陈氏也狠哩，站起身，手对腰里一撑，“大人，儿子你养呱，也是我养嘎？”“夫人么，当来我们俩人养格呢。”“格我可做到主？”“格我们两人养格儿子当然我们两人做主。”“格我做到多少主咯？”“格你做一半呢，我也做一半主呢。”“格我也做到点主嘎，我当点总做

不到主咧，我做到主，我要寻媳妇，你为底高不肯啊？”乳母周陆氏说：“对格，对格，主母太太也做到主格。”“我倒问问你们看，你们两人蹲堂一唱一和，究竟说哪家小姐来把我家？”肇也就拿这个拾箭换球，吴氏亲口允亲，拿这一情节告诉了龙山卫。龙山卫一听，就不晓多高兴，“这个候月英小姐，来我们堂名气大了。夫人，既然如此，赶紧打发梅香，去帮请媒婆。”“大人，你看请哪里媒婆好呀？”“东埭上陈奶奶，西埭上薛奶奶，这两个奶奶，桩样不会，做媒人老内，就是嘴有点馋格，说嘎，做媒人要吃七十二顿半，馊粥烂饭也不算。”“大人，就该这个惯宝宝儿子，就在乎人家吃啦点？”“好格，就请这两个媒婆。”

梅香做事麻利很，拿个媒婆请进门。

来到了高厅之上，家里为她们两个媒婆款待不丑，办了羊羔美酒，好酒好菜，好好款待。吃吃酒，两个人就开口：“龙大人，请我们家来作媒，拿哪家小姐说得把你家公子？”“奶奶，我家请你们做个现成媒人。”“好了。”这遭也就拿这个候月英交龙官宝换了香球，这个事情拿起一说，“啊咿嘎，龙大人，这门亲事，打灯笼火总难寻到哇。”“格原呢，奶奶，不晓她家可肯把我家了。”“格你胆大点，我们十来岁就帮人家做媒人了，我们也不是摆架子说大话，我们今朝两人去帮说亲，小姐稳把你家儿子龙孟金。”“好格，奶奶，格今朝就请你们去帮我家说。”“大人，你晓得格呢，我们年纪干大，对家一坐，肚里要饿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旁人闲事欢喜管，就怕种格倒头田，就靠蹲外间做媒人弄两个跑脚钱，家去买点油和盐，聚聚多么好过年。”“奶奶，听你们这口音，就是问我要两个钱啊。”“啊咿嘎，大人，你不要说得干难听，格我们怎肯帮你白跑，而且要现攢，不交你欠账。”“要多少？”“大人，堂总是东埭西埭。”“那你要多少钱？”“我陈奶奶二百五，薛奶奶也二百五，我们两人各二百五，可多呀？”龙山卫一想，只要五百个钱，这也不算底高事。拿出来了格，两个老八十拿钱一分，看见格钱比磨子也大点了，一跑头一颠，望望格种化腔，花鞋子踢破罗裙边，两手像牵钻，两脚就像捣蒜，真是盘子里栽花根底浅，鹞子无尾骨头轻。

穿街过巷，跑起来蛮哨，来到北极巷参将侯公达家。安童一报，参将大人知道。就拿两个奶奶对万福厅一召，“奶奶，帮我家小姐做媒，说得把哪家儿子？”“啊咿嘎，不是八两对半斤，我们今朝不说亲；不是门当户对，也不好成婚匹配，你说可对呀？”“啊咿嘎，啰里啰嗦，说上许多，究竟把哪家？”“大人啊，你年纪大了么，上女儿家去又跑不动，坐轿子么作兴又要晕轿，所以呢，小姐把了不远，就堂南埭上南极巷带刀指挥龙山卫家儿子，黉门秀才龙官宝龙孟金公子。”“奶奶，亏你们干大年纪，也做媒人咧。底高叫门当户对，龙山卫官职又没得我大，家里没得我发财，把女儿么，要高攀格，不瞒你们说，奶奶，我家小姐候月英，不把这个穷鬼龙孟金。”“大人啊，格你家要把到底高人家？”“格当然呀，官要比我大，家里也要比我发财呀，这个人家才把了，推板点格人家，我家总不把。”两个老八十气塌塌，对外直斜，一想，这个媒人不曾做得成，家去，回头再说格。哪晓得跑到家里，家里坐了杠等格人多了，可是请她做媒人，不是的。这两个老八十总是骗子媒人，哪怕人家三四十岁光棍，不曾讨到老婆，她们总满拍朝胸说，找到格找到格，人家总要把点钱她，请她帮忙，哪晓得媒人不曾做得成，钱倒总用啦得格。格人家不要问她要钱？所以人家坐杠等，等了要钱，二百五十个钱，还亏空倒还啦得格。歇了几天，两个老八十商议商议，说：“走哇，去对龙山卫说声，他家不肯把哇。”

两个奶奶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格天子来到龙山卫家，“大人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格天子倒说得夸口大话喽，他家不肯把你家。”“奶奶，格也无所谓，我家儿子不愁打光棍，但不过媒人不曾做得成，你拿钱把我。为底高呢？不是我小气哇，因为我到山东来，就是镇守山东，管这些不好格人格，强盗成群，打劫来往客商，有些不务正业格，总是我管格。像照你们这个媒人不曾做得成么，钱，礼归礼，

法归法要把我格，不呢传出去不好听，拿钱把我。”“大人，钱倒没得格。”“钱呢？”“钱还亏空还啦得格。”“不嘎，你们干大年纪有底高亏空还？”肇就拿媒人做不成，要了人家格钱，就告诉龙山卫。龙山卫一听，浑身松劲，“啊咿嘎，干大年纪格老八十，也晓得蹲外间骗钱用啊。安童，替我拿这两个骗子媒婆吊起来。”拿三股头麻绳、七股头担绳拿得来格。安童又丧，拿两个媒婆老八十对梁口里一吊，一打一荡。

打一记来骂一声，哪肯容情半毫分。

两个老八十，总是上年纪格人，哪背得起这些安童打，一记打上去不轻，少说点总有七八十斤了。两个老八十来杠哭格，“大人啊，

你高抬贵手饶饶我，饶赦我们媒婆两个人。

大人啊，你饶赦我们两个命残生，我们从今向后再不做媒人。”

周陆氏乳母跑到前间，“大人，她们总干大年纪喽，就饶恕她们一次么。看我面子，不能再打了，不要拿她们打杀得嘎，人命关天，反而倒不好。”

龙山卫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吩咐安童，拿绳一松。两个老八十，一个倒栽葱，头朝西，脚朝东，推板滴点跌得鼻子管里没得风。“陈媒婆、薛媒婆，你们听好了，听清了，媒人不曾做得成，拉倒喽，但不过少我格钱，要还把我格。如果不还，回头一发火，我看你们两人命总不妥，拘签堂票，捉你们蛮哨，对监牢里一押，你们不要想得回家。”

两个奶奶闻听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两个老八十出来格，陈奶奶说：“薛奶奶，做倒头媒人，今朝恨不得半条命挨打啦得格，肇总不做这个倒头媒人喽。”薛奶奶就说：“陈奶奶，不做媒人怎弄咧，这个二百五十个钱要还把龙山卫了。”“格你说的到哪去弄到钱咯？”“参将侯公达不是说嘎，他家要拿女儿把发财格人家，官职大格人家去。”“你可有这条路啊？”“有啊，堂西门二品官员，兵部尚书冷祝华家有个儿子叫冷必成，今年三十七岁，不曾讨到老婆，上他家去做媒人，不讲几百个钱，总讲银子多少两数呱，我们两人不如现在上他家做媒去。”“你不要害人，这个话说得要作孽格，他家小姐才十六岁，兵部尚书家儿子三十七岁了，年纪比她大廿一岁了，况且年纪大倒也不大关事，冷必成长了那种化腔，人也难看煞得格，不一朵鲜花插得牛粪上，我看还是不去说为妙。”“你可要钱啊，你不要钱么你就不要去。”“不嘎，哪不要钱啊，我堂亏空来身上哪脱得掉咯。”“格跟我同走啊。”两个奶奶就动身，又去做媒人。手脚不慢，格天子安童一报，两个奶奶来到兵部尚书冷祝华家高厅之上，就去交冷祝华一讲，冷祝华欢喜了，我家三十七岁格儿子，不曾有哪个来提过这个媒话，“好格奶奶，你们去帮问问看，她家可肯把我家了，我家必成这个腔调来堂块，你们也晓得格，按道理，我家这人寻不到媳妇啊。”“好格，我们去帮问问看，首先捞到一顿酒吃吃。”跑到侯公达家交侯公达一讲，侯公达说：“个好格，把到兵部尚书家，我家亲家翁官职干大，将来我就好靠他。”“不嘎大人，我们有言在先，交你说清了嘎，他家儿子三十七岁了，比你家大廿一岁。”“年纪大关底高事，老汉会养妻。”“格他家少爷五官不大齐整。”“体面又不好捧起来当饭吃，要体面做底高啊？”“好格。”就拿小姐庚帖写好了，交把两个奶奶，两个奶奶来到兵部尚书家，兵部尚书拿这个庚帖。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“奶奶，可去问我家亲家要多少礼金，几时我家去行聘礼，几时好拿小姐娶过门？”“啊呀嘎，去问他作底高，你官职比他大，你顺个日子么去知会他就是的。”

格兵部尚书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但讲到格天子拿日子一顺，去知会参将侯公达。侯公达心上就想，这下子女儿把到一个好人家去了格，到堂廿六就来行聘礼喽，格兵部尚书弄多少去嘎，因为就该这个儿子，也

不弄坍台格事情，办了廿四担，廿四抬，提盒、捧盒、杠盒，茶花对果无其数，又用四枝万年青，一千两礼金雪花银，也有千匹绫罗百匹缎。格天子媒人就不跑了，总是坐轿子格。陈奶奶交薛奶奶两个人尖呶呶，对轿子肚里一坐。

抬了轿子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来到参将家门口，杠块就说呱：“大人啊，赶紧赶紧，来拿礼物统统接家去。”也有梅香报，报于吴氏太太知道。吴氏太太也不晓得女儿把了冷必成，心上就想，我亲口允亲把黉门秀才龙官宝格，赶紧来到侯公达身边，“大人啊，一家女儿不好吃两家茶，我亲口允亲，拿我家女儿侯月英，许配把龙官宝了呱，你怎好又许配把兵部尚书家去啊？”“你格老东西，你格老东西，龙官宝家干穷，交我比比天上到地落，龙山卫官职又不比我大，弄女儿上他家去做底高，把女儿要高攀，就把他家好格。”“大人啊，我看不大妥当。”“不嘎，你做主我做主啊？”旧社会总男格当家，男格说得算，吴氏没得办法。侯公达望望干多东西，心上就想，亲家翁，我不是嫁女儿，你拿我当卖女儿哩，来了客气，去了客气，我不如呢，茶花对果收一半，拿你家两枝万年青，千两礼金我不要，算是陪你千两雪花银。不提这个参将侯公达干客气，我们单讲梅香吉祥。

她来门口望望今朝怎干闹热格，一打听到，说老人做主，拿小姐把兵部尚书家去了格，揪虎跳，赶紧就对小姐绣楼上报，“小姐喂，你你你不好了格。”“梅香，怪声怪气，我有底高不好呀？”“啊呀，老人做主，拿你把兵部尚书冷祝华家儿子冷必成了格，今朝来下过礼了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可要哭死又还魂。

小姐喊声：“父亲啊，我今生今世也不进冷家门，我要交龙官宝公子去配成婚。父亲啊，天下诸子我总不爱，要嫁黉门龙秀才。”

“小姐你不要哭嘎，我告诉你听听，你也要哭杀得格。这个冷必成，你可曾看见过？”“梅香，我怎得看见这个人？”“我看见过呱，我往常上街去帮你买丝线家来绣花，看见这个冷必成，拄个拐杖来屋前面晒太阳格。”“梅香你瞎说，他多大年纪倒拄个拐杖晒太阳。”“年纪不算大，只好三四十岁格腔调。你不晓得他长了底高式样，你想想看，干大年纪，为底高讨不到老婆，就是长了难看。头上是爆花癞子，脸上是大斑麻子，眼睛似猫子，嘴里缺牙子，满脸是络腮胡子，手是瘸子，脚是拐子，又是犟腰驼子，浑身疯皮癞子。小姐，照理这个人家干发财，官职干大，定不到老婆啊？就是这种死腔难看，人家不愿嫁给他呢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滚成潭头啸成坑。

小姐喊声：“爹爹喂，

你全手全脚格黉门秀才你不把，偏偏拿我嫁个十样景。

我也不要残生命，情愿梁上用根绳。”

不提小姐悲泪啼哭，再讲媒婆薛奶奶。格天子一望，参将侯公达干大量，一千两礼金不曾要，又陪他家千两银子，这人家手脚大方了，我上小姐身边去道喜，说嘎几声好，肯定小姐赏我钱也不少。一跑一犟，像下河人背纤，上小姐绣楼上了呱。小姐正来火性头上，梅香望见她上来格，“小姐，你不要哭嘎，就这个老东西帮你做媒人，拿你把十样景格呢。”小姐站起身来，看见格薛奶奶到，分外眼红，来不及去拿刀杀这个老东西，干干一个砚台来这个梳妆台高头，小姐把砚台拿起来，气了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照准薛奶奶格脑壳子，扔起一记，“叭”，巧了，砸她哪里？

正巧打了天灵盖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格薛奶奶走踏步高头，“呼噜”一下子滚下去格。“小姐，媒婆怎跌下去格？我去望望看。”哪晓得她跑到踏步底落一看，命总吓断，薛老八十对个楼梯底落一困，眼睛一闭，点总没气。“小姐，不得了了格，人把你掼杀得格。”“梅香，不要做声，拖锹，上后花园去拿她窖啦得

拉倒。”肇梅香就拿这个薛老八十拖到后花园，挖一个大潭头，对下窖格。哪晓挖嘎挖，挖嘎挖，只听见锹底落“咔煞”“咔煞”两声响，四转掏掏空，撬到底落一望，一个大铁匣子，梅香想，这老八十福气倒好咧，倒有口现成棺材摆了堂嘎。随你多撬，随你多敲，这匣子弄不开来，拿盖头高头烂泥撸干净，盖头高头有字来上：“要得此匣开，待等月英来。”梅香打趟子来到绣楼，“小姐，才间去挖坑格，挖到一个大大铁匣子，又弄不开来，高头有字来上，你哨点去。”奇怪，侯月英撑到个铁匣子身边，格铁匣子自动自觉，“嘭”就一崩两半个。肚里格有底高来下？肚里有明盔亮甲一套、无字天书一本、绣鸾钢刀两把，小姐拿这个东西拿起来，心上就想，倒哪有这些东西来我家花园里格？肇拿薛奶奶窖啦得格，格这东西果是哪事先摆堂块嘎？确然不假，因为她是骊山老母格徒弟，不是仙山学法，是梦中传授武艺格，晓得侯月英小姐，将来要大闹阳关镇，配她高山上做强人，我送她无字天书，可以指点迷津，明盔亮甲、绣鸾钢刀可以防身，趁她家窖死人格辰光，骊山老母拿东西就摆堂格。

肇小姐上了绣楼，格陈奶奶陈媒婆来杠等了，“薛奶奶上哪去格，上小姐身边去道喜么，应该也来了格，可保小姐把两个钱她，就愁我要交她分，就做一个溜先生，可保溜啦得嘎，不来拉倒，做独脚媒人，家去喽。”这遭拿陪嫁格一千两银子，吩咐大家帮忙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回转兵部尚书冷家门。

来到兵部尚书家，兵部尚书欢喜了，“亲家，亲家，一个钱总不曾要我格，又陪我一千两银子，安童快点替我拿这个银子放到库房里间去。”陈奶奶一听，嘴一尖，只是来杠做死腔，“奶奶，今朝我家儿子行聘礼么，你做腔做调做底高呀？”“大人啊，你家儿子三十七岁喽，有几个媒人帮你家说成格？”“格不曾有哪个来说过。”“不曾有哪说过，我一说这个事情就成功了，这千两银子，是我三寸不烂之舌说得来呱，我不帮你家做媒人，你家也没得媳妇，也弄不到这千两银子，你要干小气做底高，你不好就拿这千两银子把我。”兵部尚书一想，我家这个儿子干丑态，定到一个干体面格马马么，也不在乎千两银子，“陈奶奶，说得有理，我就依你。”肇拿千两银子把了这老八十陈奶奶。陈奶奶家去，一笔几天，总不敢上薛奶奶家去相。为底高？她独得一千两银子心虚格。大概歇了十来天格腔调，“去望望看，薛奶奶今朝可来家。”跑到她家里问问，薛奶奶家儿媳妇说：“亲娘啊，我家婆奶奶格天子交你去做媒人，一着总不曾家来，也当宿得你家咧。”“啊呀，格不好了呱，你家婆奶奶不晓上哪去了呱？”

陈奶奶嘴说这句话，心在跳了不得停。

同去做媒人格，不晓她死哪去了格，她说上小姐楼上去道喜格，又不好去问小姐，也没处去问人家。陈奶奶就想，原来这个侯月英是说得把龙山卫家格，他家儿子是秀才，侯公达家不肯把，现在搭过来拿小姐把了十样景。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，假使龙山卫说我不帮他家说，拿她说得把了十样景，我回头不得过身。兵部尚书官职虽大么，他不管我当地，我不如来如此如此，设计设计。干咱过礼，他不晓得，等到寻人吹吹打打闹热，龙山卫他要晓得格，就要在这个兵部尚书家寻媳妇之前。我拿这个龙山卫狗贼，害进监牢里间去。当真把他打一顿，我就交他拉倒了嘎。想底高办法格？他是朝廷命官，不容易弄得他进牢，他又不曾犯法嘎。这个陈媒婆左思右想，我有办法格，他家里有个乳母奶奶，不如来她身上想点办法，就好拿龙山卫弄他监牢里去格。

只要拿这个狗贼关进监牢内，就少了个冤家对头人。

这个乳母周陆氏，他家丈夫叫周文。这个周文来哪里？原来他家住山西，因为遭灾荒，遇荒年，不得生活，夫妻两个带个小孩出来要饭格，格小孩在途中倒死啦得格，肇夫妻两个就来街上卖唱，女的被龙山卫家请家去为龙官宝喂乳，拿周文弄到衙门里间去当差。这个陈老八十心黑了，格天子东天才有点放毫，就对官府衙门跑，遇到周文到衙门去上班，她直把嗓子就叫：“周老爷格，周老爷。”周文一望，“陈奶奶，你怎干旱格，走啊，这是官府衙门，

我们不如到茶馆里去坐坐啊。”拿她带到茶馆里，“陈奶奶，你可是来打官司告状，请我帮忙。”“周老爷，我也请你打底高官司咧？我有句话要想交你讲讲，几回跑到半路上想想不该来说闲话，打转家去。”“说为底高？底高话啊？”“旁人不敢说，我反正就个人，想想我交你干好么，我不告诉你，也不算事情。”“说底高话啊？你说焉。”“我问问你看，你家女格可是叫周陆氏。”“对格。”“她来哪里？”“来带刀指挥龙山卫家做奶妈。”“这个龙官宝多大年纪？”“十六岁呢。”“她可经常家去？”“经常家去格，堂块几个月只家去一趟。”“周老爷，你不要做梦，果有哪家十六岁个人也吃奶奶，你们小来夫妻老来伴，不讲天天家去，十天、八天家去一趟也应该的。你可晓得她为底高不家去？人家不敢蹲你面前说为底高，你鸡子头上格肉，大小是个冠，人家不敢告诉你，你不晓得你家老婆为底高不家去，现在龙山卫家爷儿两个翻腔，交你家老婆通奸，老格拖拖，小格摸摸，肚子咕咕响，弄不好也要养，我对你说格，你干咱绿帽子不是戴了头上，已经捂到腰眼了哇。”周文一听，心上发阴躁了。“周老爷，我交你要好，才告诉你呱，你家去千万不要发火，拿老婆背家去，不准她上他家去也就好了。”这个陈媒婆场面来下说好话，骨地里来下害他。“陈奶奶，对不起你，谢谢你今朝来告诉我了嘎。”“不嘎，千万不要打架，去拿老婆背家去就算格。”陈奶奶一走，周文心上就发火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张看妻子一个人。

跑到龙山卫家门口，“安童，叫我家妻子陆氏出来下子。”安童头一够，朝外间一望，“啊呀，是周老爷格。老爷，你蹲堂块府门口头等一等，报与我家大人好知闻。”安童一报，龙山卫知道，龙山卫就说呱：“格么，陆氏多时不曾家去喽，她家丈夫来叫她么家去相相，也难得，好格，等陆氏跟她家去。”肇随手去叫陆氏，陆氏跑到门口一望，是自己丈夫，“丈夫，你来做底高？”“妻子，我望你家去有点事情。”“格我要去对龙老爷说声。”周文心上难过了，陈奶奶说格话不错，我家老婆我要叫她家去，也要对龙山卫狗贼说声，心上想，场面上相当好，“妻子啊，不要说才间安童已经对龙老爷说得格，你跟我家去。”

妻子就来前边走，周文就来后边跟。

来到自己家门口么，拿门一开，对里直栽。陆氏来前间，周文来后间，周文心黑了，趁老婆不注意、不当心格辰光，他到门崩里拖根门杠，对准陆氏格肩膀勾起一记，“叭”，格一记不轻，少说点，一百四五十斤，拿格陆氏倒打栽了格地落格。“丈夫，你今朝叫我家来么，可是为了打我一顿？”“你格贱货，你格贱货，你晓我叫你家来做底高哇？你干大年纪也不要格面孔，弄我来外间头总抬不起来，话总说不响，你可配翻腔，交龙山卫家爷儿两个通奸。”

陆氏闻听这一声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“丈夫，格我来龙山卫家雇奶前到后总共倒有十六春，山清水秀到如今。

人家总说世上没得冤枉事，我这件冤枉海能深。”

“我晓得格，不把点颜色你看看，不晓我丈夫厉害，你下回上他家去还要不胎孩咧。”周文狗贼又丧，拿根绳子来，拿陆氏对梁口里一吊，来杠一打一荡，打哇打，像照么手也软了格，毕竟自己老婆啊，如果留她蹲堂世上，我头就抬不起来，人家总说我戴绿帽子格，老婆来外间怎呢怎呢，拿刀磨磨快，拿这个妖韶杀了拉倒。他一落里不蹲家，薄刀高头锈刮刮，凑糙石高头一磨嚓哗，一磨嚓哗。来杠磨刀格，格天他不来衙门里间么，有几个要好格说：“张三某人怎不曾来格，可保家去格。”也有人说：“我们倒去望望看。”哪晓跑到他家门口一望，望见他来杠磨刀，“周老兄，不嘎，今朝磨刀做底高呀？”他又不好说磨刀杀老婆，“啊哟，堂隔壁王奶奶家，有个老母猪不胎孩，要豁圈板，叫我帮杀下子，所以今朝我家来格。”“啊呀，老母猪几时不好杀，就揆于今朝杀嘎。走走走，我们吃酒去。”他拿薄刀对家一撂，门一带，跑起来蛮哨，走了格，倒出去吃酒去格。堂块也吊了屋望里咧，那个周陆氏来屋望梁口里叫了，高喊三声：“地方救命救命救命，

我家丈夫拿我吊了格梁口里，哪个来搭救我当身。

哪一位过路君子么

只要救得我一条残生命，我到黄土盖面也不忘恩。”

哪晓跑路格不曾听见，隔壁人家听见了格。隔壁头格许老太太，吃素修道来家诵经，听见这间人家有声音，他家一落里不来家，一个来下当差，一个来人家雇奶，家里倒哪有人来下叫格，倒去望看望。哪晓拿门一开，人对里间一栽，干干许老太太，就拿头对周陆氏肚子高头一撞，人撞了来杠一荡一荡，“小姐，你来人家雇奶格，你难得家来，你怎做这个卵事呀？”周陆氏闻听这一声，太太连连叫几声，“太太，

我家杀头格丈夫他冤枉我，我今朝才到能功程。

太太，他拿我上下打了块块青，我不伤身来也伤心。”

许老太太撑到台子高头，拿周陆氏放下来，“不嘎，他冤枉你底高呀？”我们讲经不必重复，她就告诉许老太太。“小姐，你家丈夫上哪去格？”“才间他拖格刀出去磨格，一歇么拿刀又撂家来了，我好像听见有人叫他吃酒去格。”“啊呀，不得了了呱，小姐哇，这个酒一吃，他再家来更加神之糊之，你命也保不住了。小姐哇，

你堂家里不好蹲，赶紧到外面去逃生。”

“太太，你叫我上哪里去咧？”“我哪晓得你咯，小姐，总而言之，我们这县里，你不好蹲了呱，你随便到哪里亲眷或者朋友家去。

歇了三年并两春，冷淡冷淡转家门。”

“太太，我没得旁的堂子去，我家有个叔子来常州做马快，我准备上常州去，拿我家这叔子请得来，拿这桩冤枉事情弄清爽了。”“好格，小姐，总而言之，你本县不好蹲，随便到哪去安身，赶紧走哇。”“太太，龙山卫家对我干好，我不能不辞而别，我要去对他家说声。”“啊呀，也有干远，你去做底高呀，逃命要紧。你赶紧就走。”“我不，我不上他家去，我要跑到龙王庙月正官，对我家乳儿说声我才走咧。”“好格好格，快点对龙官宝说声你就走。”

周陆氏赶紧就动身，龙王庙到面前呈。

来到书房门口对杠一撑，有气无声，“乳儿哎，乳儿哎。”“啊呀乳母，你怎像照无精打彩格腔调，夜里不曾困觉？”“乳儿，不得了了格，乳儿，

人家总说祸事有天能大，只比天大小二分。

我家格周文冤枉我，冤枉你家乳母一个人。

乳儿啊，我对你说声，我肇上常州我家叔子杠去咧，拿我家叔子请得来，拿这件冤枉事情好澄清了格。”“啊咿嘎，乳母，虽然我不是你生，吃你格乳长成人，你像我家嫡亲母亲没得二样。乳母，你上常州去么路程远，叫我乳儿怎放心。乳母，我交你同去。”“乳儿，你不要去，你蹲家用功苦读，将来好龙门高跳。乳儿哇，

你将来有了高官并禄位，好帮你家乳母把冤伸。”

“乳母，我就要交你同去。”他就要交她同跑，没得办法啊，“好格，你交我同去，我也有个伴。”龙官宝拿钱拿出来，对龙文安童就说：“安童，你肇不要上我家去了，我也不蹲堂读书喽，假使我家父母双亲问到你我上哪去格，你就说不晓得，你千万不要说我们上常州格。”又拿出钱把龙王庙里香火人，“香火人啊，哪个问到你，说我上哪里去格，你就说不晓得。”“好格。”肇龙官宝交这个周陆氏乳母两个人。

两个人就动身，赶往常州一座城。

不提这两个人走了格，我们单讲周文。去吃吃酒么，酒吃好了，也家来了格。格天子拿门一开，望不见妻子来屋望里格，“这妖韶，可保又死了上龙山卫家去了格。”手里拖把钢刀，心上发躁，对龙山卫家门口跑了蛮哨，跑到他家门口，“看门安童，我家周陆氏可曾来？”

“周老爷，不曾来。”“不曾来等我进去望。”看门安童望见他手里拿格刀，哪肯等他进去，“这不好格。”他肇蛮七蛮八要进去么，杠块看门的安童和护家的家丁也不准他进去，他肇急得没得办法，只是蹲杠顿脚，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，“龙山卫，龙山卫，你交我家老婆通奸，我交你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不共戴天之仇。

如果等有机会到，我拿你格狗贼丧残生。

要吃无钱酒，只要把工夫守，撞到我的手，就好交你狗贼揪。”他这遭火气勃勃走了格，此话不表。

再说到这个媒婆陈奶奶，歇了几天，她倒又来了呱。为底高要干急促？因为兵部尚书家要结婚，要寻媳妇喽。她心上就想，他家过礼格辰光，弄不好龙山卫也不晓得，如果到结婚闹热煞得格时候，把龙山卫晓得我不得过身。第一，我欠他格钱不曾把他；第二，他家儿子干体面，现在小姐把格人是十样景，他总说我不帮他家好好说，怪下罪我不得过身，乘他家结婚之前，我拿龙山卫弄他监牢里间去。她去找周文，跑到周文身边，“周老爷，可曾拿老婆叫家去啊？”“陈奶奶，你来了格，我原要找你咧，上你大当。”“不嘎，你上我底高当？”“我拿我家老婆叫家去么，她蹲外间偷汉，你说我心上得过咧，拿她吊了杠打打哇，我出去吃酒格，家来人倒没得格，你晓得格，我干大年纪，肇没得格老婆怎弄呀，你说我这遭怎弄？你不来说这个倒头昏话么，我好丑也有个老婆咧。”“啊咿嘎，周老爷，这遭不得了了格，你个人格日子难过了，像照我干咱一样，一吃锅碗么要自己洗，哪怕洗件衣裳，总要亲自动手。”“格原呢，就好了你呢。”“啊呀你不要发愁呀，周老爷格，不嘎，你肇就一个人，我也就一个人，你如果不嫌我年纪大么，我就不走，哪怕交你配成一伙，可好呀？”周文一想，老婆又不晓上哪去了格，肇就独身人，这个老八十她也是一个人，不如我就交她蹲作堆嘛。

两不推托拼了伙，就结为夫妻两个人。

做了夫妻就没得底高稀奇，她底高话就总说呱，夜里困了床上。陈媒婆就说格：“丈夫啊，你可要发财？”“啊呀，哪不要发财？”“我告诉你桩事情，兵部尚书家儿子，冷必成几时几时要结婚喽，是我交薛奶奶做格媒人，薛奶奶又不晓死哪去了，一落里又不来家，堂块不歇多少时要结婚喽，没得哪家一个人好做媒的，格我们夫妻两个去领轿么，钱不就总是我家嘎。我告诉你，上回子过一个礼，我弄千两银子了，这回子结一个婚，弄好了弄到两千两银子了。”“妻子，格倒好咧。”“好哇，就是有块绊脚石，要搬啦得，这个人是格祸害。”“哪个？”“实事求是告诉你说，丈夫，这个侯公达家女儿侯月英，原来不是把兵部尚书家格。”“格把哪家格咯？”“把了龙山卫家儿子龙官宝，因为他家不肯把，龙山卫问我们要钱又没得，他弄我们吊起来打一顿，恨不得尿总把他打出来，所以说你可有办法，拿这个龙山卫弄他监牢里间去，我们就好拿现成银子发太平财。”“底高？提到龙山卫这个狗贼，他交我家老婆通奸格，我交他冤仇结到海能深，坐监牢哇，我要拿他骷髅头杀啦得才解我心头之恨。”“格你准备怎弄？”“我有办法格，堂块监牢里抓到十三个强盗，以杨虎交毛七为头子，我只要买嘱这些强盗，就说龙山卫家鬼牵野鬼，坐地分赃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结拜江洋大盗，就拿他关进监牢，等得到他的口供，回头送到上司衙门，回文打转，就好拿这狗贼丧残生。”“就是呢，我干咱没得格钱。”“丈夫，我堂有千两银子，我把五百两你。”那天子来到监牢门口铺过监，送点钱把牢头禁子，随手拿监牢门一开，十三个强盗对外直裁。周文手里来杠招，嘴里来杠叫：“各位兄弟，各位兄弟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”强盗头子杨虎交毛七就说格：“周老爷，你今朝为底高如此称呼？”“各位兄弟，我也叫没得办法，你们不晓得，我叫些衙役打你们，是捐了高打了低，我要救你们么，手长衣袖短，要救你们又不大敢，今朝我豁出一条命来，要救你们十三个人残生性命。我堂有四百两银子，就送把你们家去作为路费。”“周老爷，你对我们干好做底高咯？啊，你救我们性命么，我们已经铭心肺腑，情丧又送我们干多路费银子。”“对

你们说，你们难得走了，但不过你们要害人，只要拿你们这个罪推到一个人身上去，你们就可以当堂具结，释放家去格。”“格推哪个身上去？害哪个咧？”“害种田格人没得用，要害做官格。”“你叫我们害哪个？”“害带刀指挥龙山卫，你们害这个人。”“格我们不认得他。”“不认得我告诉你们，龙山卫今年五十六岁，高个子、四方脸、来鼻子底落嘴唇边上间有个黑痣格，痣高头有三根黑毛格，这个人就是龙山卫，你们因为总是死到临头格人，七天要圆一下子供。到时候你们就说，龙山卫坐地分赃。你们住山西，怎得上山东来抢格？就说他叫你们来格。”“怎晓得哪家有格？”“就说他说格。拿全部事情总推他头上去么，你们就没得罪，他是主谋，肇你们就好家去格。”

强盗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“周老爷，

你今朝救了我们大家命残生，我们永远不忘你恩情。”

“啊呀，且到出去再说。”格天子何顶忠七品知县坐堂，拿十三个强盗带到公堂。何顶忠就问：“杨虎、毛七，你们死到临头，这一次圆供，你们究竟可有底高话要说嘎？”杨虎、毛七两个强盗头子跪了公堂上，就像泥塑木雕人。“大胆强徒，你们罪犯萧何法律，应该拿你们以前口供再说一遍，为底高不做声？从实讲来。”杨虎交毛七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“老爷，我们不说。”“为何不说？”“说得也没得用。”“为底高没得用？”“老爷，地头无鬼不生灾，土地带鬼进门来，说起来我们这里间，有人交你们连档格。”“哪是地头鬼？说。”“哪个是地头鬼？老爷，

地头鬼也不是其别个，就是龙山卫一个人。”

老爷说：“地头无鬼不生灾，家鬼牵出野鬼来，你越说我本县越胡涂，龙山卫他是朝廷命官，他本身到堂块来，是镇守山东捉拿强盗格，你们为底高说他？”“啊咿嘎，怎说到他，他交我们是弟兄相称，结拜干弟兄格，磕头把兄弟。我们走山西哪认得上山东来抢咧，总是他叫我们来格；哪家有，哪家没得，总他指点格；上哪家去抢，总是他叫格，他是我们大哥，我们总喊他龙大哥。”“胡说，你们不要血口喷人，龙山卫底高腔调，你们说把我听听看。”“老爷，格我们哪里不晓得，龙山卫今年五十六岁喽，高个子，四方脸，来鼻子底落嘴唇边上半间有个黑痣格，痣高头有三根黑毛格，我们怎得不认得他。我们哪天不要蹲作堆，弄点老酒吃吃嘎。”

何顶忠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思量八九分。

“啊呀，要叫我来审这个龙山卫，我只是个七品知县，我没得这个资格审他哇。强盗翻了供，如果说回头杀他们，他临死之前要叫冤枉，不如如此如此这般这般。”格天子随手吩咐拿强盗收监，他写起三封请帖来。请哪个？当初三个人到山东来镇守格，拿九门提督朱炼祖、丁宣木耳大将军、带刀指挥龙山卫总请得来。衙门不丑，为他们办酒，吃吃酒，何顶忠就开口：“三位大人，强盗翻了供了，现在不肯招了呱。”龙山卫心上不欢喜，来我本县里，出到这个强盗翻供？“何年兄，你胆放宽心，今天我要亲自来审问十三个强盗。”何顶忠心上就想，他们拿你总咬出来格，等你去审。拿牢门一开，十三个强盗对外直裁，看见一个人高个子四方脸、鼻子底落嘴唇边上半间有痣格，痣高头有毛格，说：“望啊，格不就是龙山卫？”十三个人放齐声号子蹲杠叫，手就来杠招，“龙大哥，我们来堂块啊。龙大哥，我们来堂啊。”

龙山卫闻听这一声，可要躁死又还魂。

“狗强盗，你狗强盗，哪交你弟兄相称？”“龙大哥，啊咿嘎，我们本身就结拜弟兄格，我们看见你不叫你么，等到你回头又要说格。”“狗贼，你狗贼，你们不要血口喷人，诬害我好人。”随手先拿十三个强盗的头子，带到公堂上间，“犯人，你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？从实招来。”“大人，往常我们说得格，住哪里，叫底高。我就叫杨虎，他就叫毛七，我们是十三个人

格头子。”“你们为什么从山西到山东来抢劫？”“啊咿嘎，不是我们要来喂，人家叫我们来格。”“哪叫你们来嘎？”“龙山卫龙大哥叫我们来格，交我们结拜生死弟兄格。”“一派胡言，龙山卫身为朝廷命官，你们不要诬害好人。”“大人，我原说说得没得用，你们官官相护，我们实际上点罪总没得格，这个罪总是龙山卫龙大哥格。”“为底高说罪总是他嘎？”“大人，他坐地分赃，指点我们到哪家去抢。”“格既然这腔调，为底高你们才上来怎不说他嘎？”“大人，你又不晓得，我们以为他来堂做官么，我们关了监牢里间么，他好常来望望我们格，哪晓这个狗贼嘎，他头总不伸，尽性不问，自己不来么，也好叫家里安童梅香来望望我们，他到今朝一回总不来张看我们。我们大家想想么不大好过，就拿他咬出来，往常我们抢到格东西，他个人得一半，我们十三个人只得一半，落雨天不好出去抢，他也问我们算倒钱，实际上他个人得一大半，我们十三个人只得一小半。大人啊，

带刀指挥龙山卫，坐地分赃他一人。”

九门提督朱炼祖、丁宣木耳大将军心上就想：王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，既然这腔调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理，如果坐视不理，强盗要说我们官官相护。肇九门提督朱炼祖亲自审问龙山卫，龙山卫格他哪肯招，他确实不曾犯罪，不曾交这些人结拜弟兄。拿十三个强盗统统隔离审问，十三个人招的口供都是一样格。九门提督朱炼祖就说格：“龙山卫，龙山卫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你是带刀指挥之职，本身到山东来镇守山东，你结拜江洋大盗，身犯萧何法律，该当何罪？衙役听令，不能耽搁，拿龙山卫拖到衙门之外，顿响三炮，脱下蟒袍，探啦他格官帽。”

拿龙山卫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关进监牢不容情。

不提他挨关监牢里间去了格，拿十三个强盗当堂具结，释放回转，肇总走了嘎。十三个强盗走出衙，阿弥陀佛念几声。

不提强盗也走了格，我们单讲龙山卫。肇关进了监牢，有九门提督朱炼祖，拿他格罪状统统写起来，要送到京都皇城去面圣。

这个龙山卫被害关了监牢里间去了格。再讲陈媒婆交周文欢喜了。只要等到机会一到，兵部尚书家儿子结婚，我们就发到一笔横财。这且不表，再讲到龙官宝和乳母两个人。这两个人上常州格，格天子跑到哪里？桃花山脚底落，有一座土地庙来杠，格周陆氏跑了又哨，脚上好几个大泡“乳儿，我跑不动了格。乳儿哇，

我干咱浑身疼痛也不得过，我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乳儿，你家乳母如能跑到常州去，九死一生命难存。”

“乳母，格跑不动就歇歇，总归要去格。”肇两人尖呶呶，就对土地庙门口一坐。格这土地庙开间格一座桃花山上可有人来上？有三千多啰兵，山上有三个大王，老大名叫郑飞、老二马保、老三江正，有大王郑飞执掌山寨，二大王马保、三大王江正来桃花山东面阳关镇高头开了一爿黑心饭店，有马保专门认看饭店。三大王江正，扮做樵柴汉子，骗来往过路之人，到他饭店下宿吃饭，到夜半深更拿人家格银子。格天子龙官宝和乳母两人，对土地庙门口一坐，江正挑担柴禾倒来了格，离老远就看见，这个女格长了多体面，就一眼不眨眼好了。

我只要能够交她来成亲，少活几年总甘心。”

赶紧拿柴禾挑到他们面前，对杠一顿，平平正正，“你们这两个人坐了堂做底高哇？”龙官宝说：“叔叔，这我家乳母，我们去投亲格，跑不动了格，准备逋堂块土地庙逋逋，夜里准备就宿这里间。”“啊咿嘎，过路嘎，你们人生地不熟，不晓得我们堂当地格情况，这个土地庙是好格，到夜半深更，有精怪出来作吵作怪，你们如果宿得这里间，有命总没毛，两人总不要想得跑。”格么一个女流之辈，一个读书之人，不曾见过世面，把这江正一说，吓得死去

活来呀，“叔叔，格怎弄？堂块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我们上哪去咧？”“我对你说，你也不要怕，我家来堂块山东面阳关镇高头，开了一爿大饭店，你上我家去宿。”

娘儿两个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也不错半毫分。

哪晓跟这江正家去格，用过夜饭，拿他们送到楼上。江正就说：“马保二哥哥，今朝好了，那个女格，才间来流水账簿高头登记，就叫周陆氏，格个男格就叫龙官宝。这个周陆氏长了体面了，我今朝宿楼上去。”“三弟，你老几？”“哥哥，格我老三呢。”“我么？”“你老二。”“你老三，我老二，你说得便当。虽然这个人是你骗得来格，今朝要等我先上楼上去。”“二哥哥，格我么，我们同上去，弄点酒啊菜带上去好交周陆氏开怀痛饮。”拿酒菜弄好了，端到楼上，拿门一开，对里直裁，马保二大王就说格：“周陆氏，你难得上我阳关镇上来，今朝我们来吃一个交杯酒。”龙官宝也十六岁喽，读书之人他懂格，底高交杯酒啊，人家结婚才吃交杯酒。龙官宝听听，他就站起身，手对腰里一撑，“店主，你才间说底高话？”马保看见他像照气势汹汹格腔调，随手马保也站起身来，捣拳抓抓紧，涨好了劲，“细奴才，你格细奴才，你问我说底高，我也轮到你来管我。我今朝就要和周陆氏吃交杯酒，你有底高办法对我？吃我一拳。”嘴说这话，一捣拳打过来格，如果把他打到这一记，一记不轻，少说点七八百斤。格龙官宝也有命哩？就来这种生死危急，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。

文曲星宿要遭磨难，玄坛菩萨早知闻。

玄坛菩萨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啊呀，有文曲星宿下凡，龙官宝龙孟金，将来封到绿袍亚相，有阳关镇上强盗，要拿他置于死地，我不救，哪个去救！正当玄坛菩萨到楼上格辰光，望见这个马保捣拳正要霍到龙官宝心口头喽，玄坛菩萨大显神通，随手用拨金光一道，

就拿龙官宝拨到荒山地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人拨走了格，马保一捣拳冲上去，不曾冲到格人，冲了床梆高头，恨不得脉脐总冲断了，“细冤家躲哪去格？”寻呀寻，哪晓家里总寻转过来，床底落、门崩里总转过来，也寻不到格人啊。江正说：“二哥哥，细冤家他哪怕死啦得，关我们屁事，我们主要是为这个周陆氏呢。”

马保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马保这遭交江正来到周陆氏面前，“周陆氏，你家格乳儿不晚上哪去格，今朝你不要走，不如蹲堂块陪陪我家兄弟交我，现成帐子现成床，我们两人就做一个现成新姑郎，开心，我们今朝就来成亲。”格个陆氏哪肯，撒野，到两个人身上瞎捶瞎打，“强盗哇，

你们要想交我姑奶奶来成婚，晒干格鲤鱼跳龙门。

你们要想交我姑奶奶来成亲，阴沟里格蚯蚓作天阴。

强盗哇，你们要想交我来成婚，重投人身再做人。”

江正就说格：“哥哥，这个周陆氏，骂起来多好听，细声细气，就像照来堂唱戏。陆氏，陆氏，你骂了竟好听咧，竟好听咧。”陆氏撒野，到两个人身上瞎打。马保说：“弟弟，千万不能回手，如果一回手，我们一捣拳不轻，总有几百斤了，拿她打破了相，一歇捧了怀里看看总不像样。”这遭两人不回手，就尽这个陆氏打。陆氏拿这两个强盗打做底高腔调？帽子撕拉一只角，衣裳裤子撕了碎纷纷，拿他格络腮胡子揪了剩几根。两个人挨打了不成腔调了格，江正说：“二哥哥，这个死腔，身上打做这个腔调，脸上总挨她打坏了格，也蹲堂成底高亲，开底高心。走，下楼，拿衣裳裤子换换再来。”

不提山贼把楼下，玄坛菩萨显神灵。玄坛菩萨就说格：“你们这两个狗贼，癞宝也想吃天鹅肉格，周陆氏将来封到忠孝节义正夫人。”玄坛菩萨大显神通，画一道符咒，就摆了周陆氏袋子里。这个符咒有底高用处呢？来一个月三十天之内，旁人看不见周陆氏，周陆氏可以看见旁人；来这一个月当中，马保江正也不得上这个楼上去。只要到锅里饭啊粥烧了好

吃，她就下来格，这遭看不见她格人，只看见锅里饭交粥对下少，又看不见哪个来杠舀。每天这个马保、江正总要想上楼上去，倒也是稀奇，脚才对上跑，感觉到头就疼痨痨，脚底落没力，像照一跑就要跌。肇这个周陆氏，就把玄坛菩萨画格符咒，摆了袋子里保护好了，也算暂且有了格安身处。再提公子小官人。格龙官宝挨玄坛菩萨用拨金光拨到格荒山地里，年纪虽然十六，醒过来嚅嚅突突就哭，“乳母啊，

我们两个人来阳关镇上遇强人，不知你死来还是生？

我抬起头来么望不见格家乡路，低下头来又看不见骨肉亲。

乳母，我要寻到常州去，拿你家叔叔叫得来。”

龙官宝公子一头跑来一头哭，哭哭啼啼往前行。

在路行走数日整，四平山到面前呈。

格天子跑到四平山脚底落，只听见山上一棒锣响，跳出数十啰兵，“肥羊，此山是我该，此路是我开，你要从此过，丢下买路财。”龙官宝朝格些人看看底高腔调？格些人总有一丈多高，箩口干粗格腰，眉毛对上卷，眼睛像渥闪。文曲星宿跪倒地埃尘：“英雄，英雄要饶赦我当身。英雄啊，

我也不是生意买卖客，我是格离乡落难人。

你今朝高抬贵手饶赦我哇，我就到黄土盖面总不忘恩。”

“不要哭丧，身上穿了好，没得钱就拉倒，跟我们见我家大王去。”手脚不慢，拿他拖到聚义厅，对聚义厅上一掼。四平山可有大王，有啰兵肯定就有头目。这大王姓张，名叫张洪，养到两个儿子，养到一个女儿，长子名叫张平龙，次子名叫张平虎，小姐名叫张桂英，是个贤德女千金。有张洪端坐聚义厅：“过山之人，你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？从实讲来。”龙官宝是个老实头子，他这遭拿住哪里，叫底高，一五一十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就全部告诉张洪。

张洪上上下下听完成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“不得了了呱，提到这个龙官宝，他家老子叫龙山卫，做官清如水、明如镜，官封到带刀指挥，如果放这细冤家下山，等他回转家中，告诉他家老子龙山卫。

发兵剿灭我山寨，个个没有命残生。”

实际上他不晓得，龙山卫已经进了监牢里去格。“长子、次子，平龙、平虎，不能耽搁，拿龙官宝拖到后山，

拿他冤家分两段，决不容情半毫分。”

随手拿他拖到后山，三股头麻绳、七股头担绳，横一绕，竖一绕，就像乡下人捆格稻种包，拿他对树高头一捆。张平龙、张平虎拿雪亮钢刀撑到龙官宝面前：“龙官宝，龙官宝，因为你家老子做官清正，今朝你就得到这个好收成，看刀！”

龙官宝闻听这一声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“两位英雄，

我龙官宝交你们今世里无冤前世里又无仇，

今朝怎来交我做对头？

英雄，你们要高抬贵手饶我一条残生命，衔环结草也报你恩。”

喊声：“侯月英小姐哇，

我们拾箭换球私订终身么，总以为夫妻两个把婚配，

不晓我来高山上上面要丧残生。

我们今生今世么再也会不到面，到来世里也要配成婚。

可怜啊，我究竟来前世里作了底高孽，今世里年纪轻轻就丧残生。”

“龙官宝，你嚎丧果曾嚎好了嘎，反正早死晚死，只有个死，没得加起来死，果曾好杀

嘎？”“英雄，我也没得话说得格，你们就动手么，叫你们饶我么又不肯。”“不是我们不饶你，是我家父王，我家老子大王要杀你，只好请你看刀。”如果一刀，龙官宝头就要抛。就来这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，只听后山之上一声高喊：“刀下留人。”弟兄两个一吓，刀咣啷对下一抛，回过来一望，“啊呀，妹妹，原来是你啊。”哪个？张桂英小姐来了格，提到小姐张桂英，她正在山下操兵，听见山上有人来下喊侯月英，张桂英心上就想，侯月英交我是师姊妹道理，她是来家里，骊山老母梦中传授她武艺格，我是来仙山学法呱。提到这个侯月英，可保这个人交侯月英不是亲眷也是朋友，我倒去望望看，正好到杠不远格堂子，两个哥哥用刀要对下杀格，所以叫刀下留人。“妹妹，把你一吓，我们命总没得，我们刀总吓抛了得格。不嘎，你叫刀下留人做底高？”“我问你，这个人叫底高？”“妹妹，他叫龙官宝。”“哥哥，我看这个龙官宝，忠忠厚厚也蛮好，又不犯底高法，你们杀他做底高？”“父亲叫杀格。”“我对你们说，这个人交把我，不要你们问账。”“格爹爹叫我们拿他杀啦得格。”“不要紧格，哥哥，你们胆放宽心，

天塌下来有我妹子顶，非关你们半毫分。”

肇两个哥哥本事又没得妹子好，不依妹子么这个事情就不得了，肇就丢把张桂英格。张桂英跑到张洪身边，“父亲，我看这龙官宝，忠忠厚厚也蛮好，拿他杀啦得只嫌作孽点，我山上的花草栽了杠块，梅香又不及时帮我浇水，总干煞得格，我看就拿龙官宝把我去浇浇花水倒也是蛮好。”这遭老子本事也没得女儿好，就该这个女儿，不依她又不好，“好格好格，你拿他带走么。”这遭张桂英就拿龙官宝这个老诚头子，弄他去做底高呢？帮她浇花水。龙官宝就来这四平山上也算有了安身处，再提历城县一段情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，到了兵部尚书寻媳妇格天子。格天子陈媒婆交周文欢喜了，夫妻两个去领轿，来到参将侯公达家门口，轿夫人等就说呱：“大人，时间不早，叫你家吴氏太太出来接宝。”赶紧打发梅香报，报于吴氏太太知道。吴氏太太拗气不同，梅香个个挨骂。侯公达说：“好格，不来接宝拉倒，赶紧，脚夫人等，你们请到里边用酒去罢。”“大人，才间来格辰光，我家兵部尚书吩咐过呱。”“说底高格？”“你家小姐日落酉时要上轿，黄昏戌时要娶过门。”“催亲嘎，你也到里边去吃酒。我去通知我家小姐，上上下下换衣襟，好到兵部尚书家里去成亲。”哪晓得他自己不曾去知会小姐，叫梅香去知会小姐打扮打扮格。梅香吉祥倒晓得这个事情了格，跑到小姐绣楼上，“小姐喂，不不不好了格，今朝十样景家来寻人了喂。小姐哇，轿子就在我家天井里等，马上你就好去做新人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拿绷子掼出绣楼门。

喊声：“爹爹啊，

我哪怕今朝一命呜乎丧残生，我也不去和冷必成配为婚。

爹爹，我情愿不要残生命，到阴司地府见阎君。”

小姐来杠绣花格，拿个剪刀就对颈项里要截。吉祥梅香一把抓住得，“小姐，宁蹲世上捱，不要对泥肚里埋。你急煞得又怎说格，不如就能呢，你也不要寻短径，我来教你一个办法，我们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格堂家里也不好蹲，也不去交冷公子配成婚。”

叫他冷家空轿子来还是空轿子走，娶不到你小姐女千金。

“吉祥，我们对哪里去？”“小姐，就能呢不得走呱，我们只有来女扮男装，扮做男格，你出去不要叫侯月英，因为姑爷叫龙官宝，你不如拿名字改啦得，就叫侯官宝，我也不叫吉祥，我就叫侯兴，我帮你挑挑担子，就算你格书童，这样一改装，就好溜出去格。”

侯月英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小姐脸上洗拉胭脂花粉，耳朵上探拉两耳八宝，穿了男式衣服，一双鬼鬼足，哪晓得蹠，用丝绵纸出劲对上绑，就像人家缠烂脚膀，随手拿绣鸾钢刀对靴筒里一插，作为防身兵

器，拿明盔亮甲也打进包袱之内。才打扮起来要走，她家老子倒来了格，“女儿啊，你弄做格种腔调上哪去？”“父亲，你有嫌贫爱富心，拿我把这个十样景，格我只好少陪你，我走喽。”嘴说走，不肯耽搁。

小姐急急忙忙就动身，躁坏参将一个人。

“女儿，你慢慢走，你等等我。”跑到前间一把拖住侯月英，侯月英拿身子拗起来一转，侯公达不曾背得住她，“哐啷”一个老跟头，连三等他爬起来，已经望不见小姐了格，小姐交梅香吉祥总溜啦得格。侯公达一想：不得了了呱，肇没得女儿把他家，我家怎得过身咧，来到万福高厅，对杠一壅，鼻子管里吱通吱通，“夫人啊，你也好帮想想办法，女儿溜啦得格，轿子来我家天井里等，肇怎弄？”“大人，我原说小姐不肯把格个现世宝十样景格，你么要拣发财格人家官职大格人家把咧。”“我原叫你帮我想办法。”“我有底高办法？总不见得叫我去跟他家呢。”“啊呀，不是叫你去跟他家，你说肇没得小姐去怎弄？”格么，毕竟夫妻道理，看看他么又可怜，也晓得他对上司官员没法交卸了格，不要把他一顶乌纱帽弄抛啦得，“大人啊，我交你夫妻一场，夫妻双方，同甘苦，共患难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我今朝只帮你这一回忙，只怪你不听我格话。”“夫人啊，你有底高高见？有底高妙法？”“小姐溜啦得，小姐杠块还有三个梅香了呢，如意梅香长了顶体面顶漂亮，就是头上瘌格，脸盘子好看了，不亚于我家女儿月英，你设点办法去买一个假发，家来对她头上一套，保证她哈哈大笑，开心，就肯上兵部尚书家去成亲，我们来以假充真，只当我家女儿侯月英交他家儿子结得婚，这个办法不蛮好嘎。”

参将侯公达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他肇赶紧亲自上街，去买一个假发，手脚不慢，来到小姐楼上。梅香：“大人，叫我们有底高事情？”“如意，我对你说嘎，自从我拿你买家来，我就爱者你，就看上了你，要准备拿你作为自己女儿，只是我家有女儿侯月英，就怕这冤家要多心，所以我这个念头一脚摆了心上，不曾告诉你，今朝这个冤家，为了滴点嫁妆不称心，溜啦得不肯去成亲，轿子来天井里等，所以她肇不来家了格，我就认你是女儿，你今朝就去开心，就上兵部府里去成亲。”格这个如意梅香是底高人？三百十二个半，打八折算，数总不要数，这冤家是二百五，卵格，长了倒体面格，“大人，好格，我今朝代替小姐开心，就上兵部尚书家去成亲。”“如意，我对你说，假使你上他家去，他家肯定要问你格，问你多大年纪，你可晓得？”“个我哪晓得？”“你就说今年十六岁。”“好格，我晓得十六岁。”“问你家父亲叫底高，你格晓得？”“我不晓得。”“你就说叫侯公达。问你家母亲叫底高，你就说叫吴氏。无氏，无氏，不是无氏，吴氏。”“晓得格。”“梅香，你们两个人要服侍如意，走现在开始，她就是姑娘，她就是小姐，你们听说听道格。今朝有钱赏，而且今朝到夜有猪头吃，如果不听说，不听说听调格，三十皮鞭，决不容情。”老人拿假发对杠一摆，“女儿，我走了哇。”“好格，爹爹。”癞子如意起大劲，“梅香，帮我打点洗脸水来。”格两个梅香就说格：“起底高大劲，板凳桌子样能高，自己又卵格，又瘌格，起大劲咧。”没得哪帮她打洗脸水，她肇跑到侯公达身边，三把眼泪，四把鼻涕，“爹爹啊，她们不听我格话，洗脸水总不肯帮我打。”侯公达一想，害人了，阎王面前好过，小鬼面前难逃，我不如带两个钱去。随手来到小姐楼上，“两个梅香，你们不要争，我堂块有十五两银子把你们分，你们要服侍如意，她肇就是小姐了呢，如果不听话，不要怪我发火。”“大人，我们听你格话，有钱把我们分，我们总归于拿小姐服侍了上轿。”她肇拿脸一洗，赶紧洗头，手到头上一搔，癞屑粒对铜盆里一抛，铜盆里格水腻浊浊，就像烧格粃子粥，洗上几遭，拿头洗好了格，拿个假发对头上一套，不大不小，干干正好。肇打扮好了，走喽，梅香拿她搀到轿子身边，她肇对轿子里间一坐。杠块赶紧，抬轿格拿杠子，抽短杠换长杠，拿她抬了天井里转拉几个喜圈郎。为底高要转几个喜圈郎？旧社会有这个风俗习惯格，说拿小姐转了头

昏眼花，将来才不赖娘家。肇放炮点芒纸，敲锣寻锤子，吹箫贴膜子，捐烂把的糊红纸。年纪大格绕辫子，小朋友赶紧拔鞋子，走了后面送轿子。

拾了癞子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穿街过巷，来到兵部尚书家，两人一拜堂，随手送进洞房。如意梅香欢喜了，我这个癞子又卵生也把到格兵部尚书家来。格十样景也欢喜了，我这个化蜡烛腔，倒寻到个体面小姐，历城县有名气格才女。实际上这两个人配了倒是成对格，花配来柳配柳，破簸箕还是配格烂簪帚。结婚几天，这个梅香服侍人服侍惯了格，格你蹲自己房间里相相也无所谓，上婆奶奶李氏床里家去相，手到她抽台上卵惹厌，帮婆奶奶倒水刷地，一天到夜忙了不及。李氏太太就想：如果我家这媳妇是侯月英，她格骨头没得干格轻，怎像梅香样格，一落里来堂帮我忙了不歇。“梅香，去拿我家老爷叫得来。”冷祝华来到房间，“夫人，你望我有底高事情？”“大人，我有句话要交你讲讲，我家寻格媳妇是哪个咯？”“参将侯公达家女儿侯月英呢。”“大人你望，我这抽台上把她搬了一塌糊涂来堂块咧，如果是小姐侯月英，她骨头没得干格轻，就怕不是侯月英，晓得侯公达可曾弄怂你了，可是旁人来做代签格了？”“格不会得格。他以下欺上，也不敢。”“不相信，我拿媳妇叫来问问看。”随手拿如意叫得来，“媳妇啊。”“公公婆婆在上，媳妇我有礼了。”“媳妇，我问问你看，你家父亲叫底高咯？”“他叫侯公达。”“你家母亲么？”“吴氏。”“格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侯月英。”“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“我今年十六岁。”“格你明年多大？”她又不晓得，不识数，她也不懂，说你上年多大，今年倒十六岁，上年又不晓得。为底高？她卵格。侯公达这个是假女儿，不是自己真正格侯月英。兵部大人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“你究竟是底高人？你可是小姐侯月英？你如果不说是清爽，我到官府衙门去告你一状，你冒名顶替罪不轻。”癞子一吓，命总没得，“公公，你千万不能去告我。”“格你是哪个？”“我不是小姐侯月英，我是如意梅香癞花经。”“啊，你是梅香，我家娶媳妇娶侯月英，不是娶你，替我死走，不要蹲堂害我。”说她卵哇，她点也不卵，“公公，我来你家堂干多天数喽，日里交你家儿子同桌，夜里交你家儿子同宿，我肇哪里也不去喽，我在堂你家人，死了是你家鬼，我死也死你家堂块。”

兵部尚书闻听这一声，可要躁死又还魂。

“你果死走？再不死走，不能怪我。”这遭一个不肯走，一个拿她对外拖，拖么，你背住她格衣裳裤子拖焉，他背她格头毛对外间拖格，哪晓一背，吃她大亏，她格假发戴了头上格，拿个假头发一背背啦得格，像格瓠子戴了头上没得两样。兵部尚书看看真恼恨，当真是梅香侍女人，兵部尚书格天子一夜不曾困，连夜写起状子来。第二天早起，用过早膳点心，牵出快马一匹，快马加一鞭，四蹄跑起来一缕烟，只听的笃的笃。

快马加鞭就动身，赶往京都帝皇城。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当今万岁上早朝。冷祝华手脚不慢，来到金殿之上，山呼已毕。万岁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：“各位老贵公，各位老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速速卷帘退朝。”冷祝华手脚不慢，就拿状子呈上，“万岁，微臣有状纸一张，请你龙目观看。”“爱卿，你来家里寻媳妇格，你怎又上皇城来了嘎？”“万岁，你一看状子便知。”万岁从头到尾，

拿状纸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心中思量八九分。

“冷爱卿，我不是帮侯爱卿说话啊，他家格女儿是个才女，历城县有名呱，你家的令郎，确实长了难看了，他家女儿怎肯把你家去？”“万岁，侯公达他说过格，他说体面不好当饭吃，我说年纪大了格，他家说老汉才会养妻，我有言在先总说过格，他可配到结婚格天子，女儿不嫁，叫梅香代嫁，分明欺骗我们上司官员，藐无皇法。万岁，你要为我微臣做主了。”“你既然交代清楚，他为底高要欺骗于你？待孤家拿他召上金殿，一问便知。”立召，立召，三立召，拿侯公达召了入朝门。拿侯公达召到金殿，“侯爱卿，你家女儿侯月英，是不是终身许

配把冷爱卿之子冷必成？”“万岁，有这事情格。”“格为底高完婚格一天，你家小姐不去，用瘌子梅香代嫁，是何道理？从实讲来。”

侯公达闻听到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“万岁，不是我微臣说赖话，我家女儿不肯，逃走了。”“一派胡言，婚姻乃父母做主，你家女儿不肯，逃啦得，关冷爱卿底高事？孤家对你说，你几时还到你家侯月英，几时放你转家门。如果还不到侯月英，拿你打入刑部天牢。”肇随手就拿侯公达打进了刑部天牢，侯公达为了女儿婚姻大事，现在来京都皇城坐牢。上趟讲到龙山卫为了儿子婚姻大事在历城县坐牢，这两个人，都是为了儿女婚姻大事，现在被关进了监牢，究竟到几时出来，我们以后也会讲到。

我们单讲到侯月英交梅香吉祥，究竟溜到哪里？

主仆两个对前奔，桃花山到面前呈。

跑到桃花山脚底落，也就是龙官宝交乳母陆氏坐格土地庙门口，坐了杠格。刚好三大王江正挑一担柴禾，走前间来了格，看见两个人，身边两个大大包袱，可保有大着落，发到一大笔财了哇。跑到她们身边，“两位小兄弟，你们坐堂做底高？外间夜了呱。”“我们跑不动了格，我们坐堂歇歇。”“不好坐堂块，这个庙里有精怪要作吵，有命总没毛，你们回头不要想得跑。”两个人实际上总是女格，扮格男格。

两个女儿闻听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“大哥哥，我们不坐堂么，依你说上哪去？”“上哪去啊，我家来堂山东面阳关镇上开了大饭店，不如你们宿我家去。”“格我们身边没得多少钱。”“没得钱关底高事，下回走堂带把我就是的，如果不走堂也就算拉倒。”两个人一听，这个人家干大量，好格，就上他家去下宿。哪晓跑到这个黑心饭店，夜饭一吃，来到楼上，这两个人小脚装大脚，脚来靴子肚里打滑塌，糙哇糙，鬼鬼脚高头磨起了三四个大水泡，上楼么拿门叭嗒一关，拿脚上缠格丝绵纸裹脚布总散啦得，来杠望脚底上泡。干干三大王江正，送茶水上去，“侯官宝、侯兴开门，我送茶水来了格。”不做声。叫上几趟总不做声，江正说：“才上来总不见得就困着得嘎。”弄手指头放嘴里湿湿馋唾，对窗户纸纸头高头一豁，涨拉一歇歇么，手对下一截，截一个神仙进洞洞，他一个眼睛睁，一个眼睛闭，对里间一望，“啊咿嘎，这个侯兴侯官宝，不是男格，是女格，是小姐哇。”

急急忙忙把楼下，报于二大王好知闻。

“二哥，妥了呱，我才间上楼上去送茶水，那个侯兴、侯官宝不是男格是女格，来杠望脚格，就滴点大格脚。”“好了，今朝不分细啊大，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弄一个。”马保闻听这一声，赶紧跑上绣楼门，跑到楼上夫人身边，“夫人，今朝来了两个女格，往常你总要下去望望我，今朝你不要去望我，我堂一千两银子把你，我交三弟弟上个两个女子身边去开心，今朝去成亲，事情办成了，明朝到天亮，我再把一千两银子把你。”女奶奶只要发财，“好格，你去，今朝只有一夜，不问你账。”啊呀格马保人总欢喜煞得，背背三大王江正，两人同来到楼上。马保就说格：“侯兴、侯官宝，你们究竟是男格，还是女格？如果女扮男装，要把原因来说清爽。”侯月英凶哩：“店主，你问问怎说？可是女格住店要少把点钱？”“不是少把钱，你们为底高要扮做男格，告诉我听，如果说真话，我到官府衙门告一状，女扮男装罪不轻啊。”“你去告焉，我又不背你，你不好干咱就去。”“啊咿嘎，我当真去告你们了，你们两人总不要走，就交我们弟兄两个配成一伙。”小姐侯月英把他一说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走靴筒里拿出绣鸾钢刀，随手拖出来对台上一拍，“叭哒”，“狗贼狗贼，原来你家开格是黑心店，你拿眼睛睁开来望望清爽，我姑奶奶来堂块，要想交我来成亲，日出西天往东行，狗贼，吃我姑奶奶一刀。”“呼”一刀钩过来格，马保、江正身子一偏，推板滴点，“女强盗，身边也有刀咧。”

随手走楼上跳到地埃尘，哪肯容情半毫分。

来到马房，赶紧牵出两匹战马，拿了自己的兵器。侯月英说：“吉祥，今朝要帮杀人了。”“啊呀，小姐，我往常来你身边，你又不曾教我杀过人，我不敢杀。”“不要紧格，我走楼上跳下去杀，你走堂踏步上跑下去杀。”“好格，我又没得兵器。”“我这有一把刀把你，你走踏步高头下去，现在就走。”肇小姐侯月英走楼上跳下来与两个山贼来交战，他们哪是小姐对手？因为侯月英沿小就跟她家老子习武，夜里困下来，骊山老母又教她武艺，所以小姐格本事了当不得。

小姐越打越有劲，山贼打了欠精神。

再加上这个堂子屈死鬼多了，有些做生意买卖格，身边钱多格，这两个山贼弄酒拿这些人灌醉了，到夜半深更杀啦得，钱就总捞了身边。这些屈死鬼看见有人来堂大闹阳关镇，不肯耽搁，就来帮忙。背住江正格马前脚，拿起来一背，叫马失前蹄。格江正底高腔调？

马高头栽到地埃尘，晓得可有命残生。

吉祥梅香躲了踏步身边，望见江正走马高头跌下来格，她走踏步上赶紧出来了，“狗贼，你来马高头我杀不到你，你肇倒下来格，我杀到你格。”几个箭步，跑到前间，手起刀落“咔嚓”，

手一伸来脚一蹬，魂灵上了枉死城。

山贼本来打不过她，肇死拉一个了，还有一个马保更加不是小姐对手。一想，我赶紧走哇，只有上桃花山去报，报与我家大王大哥哥郑飞知道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做一个通风报信人。

来到桃花山，就拿这阳关镇发生格事情告诉郑飞。郑飞说：“女强盗干狠？”随手挑选二百啰兵把山下，要帮江正把冤伸。

不提桃花山二百啰兵下山，单讲到这店里也有许多喽兵，看见一个大王死啦得，一个大王溜啦得，有点惊慌失措。侯月英说：“喽兵，你们也不要怕，我也不杀你们，我倒问问你们看，这两个人可是这店里店主？”“我告诉你，我家还有一个大大王叫郑飞，来桃花山上，才间二大王晓得可是去叫他来格咧？”侯月英赶紧走怀府里，拿无字天书拿出来一看，高头写了清清爽爽，明明白朗。高头写底高？大闹阳关镇，高山做强人，配我来做强盗，“吉祥，既然如此，烧点饭，拿肚子吃吃饱好打仗。”哪晓才拿饭烧好了好吃嘎，周陆氏倒走楼上下来了格，她身边袋子里格符咒也没得用了格，玄坛菩萨画格符咒摆她袋子里，也只保到干长时间，就算到侯月英要到这堂子来格，她老老诚诚就到锅里盛饭吃。吉祥就说：“你这个人倒发笑格，我们杀人杀到干咱，人总饿煞得格，你来吃底高现成食？”“你这位小姐，我也不是好吃懒做之人，我也是挨这山贼强盗骗得来格。”侯月英赶紧就问：“不嘎，你住哪里？”她肇告诉她住哪里，我来哪里做底高格，怎得到这堂子来格。

上上下下说一遍，主仆两个总知闻。

侯月英赶紧来到周陆氏面前，弯腰作揖，行礼不歇，弯腰作揖行个礼，乳婆婆连连口内称：“乳婆，你不认得我，我就叫侯月英呢，你家乳儿龙官宝龙孟金，就是我格未婚丈夫，我交他拾箭换球订了终身。”“啊呀，是媳妇，你们不晓得，就怕大大王来要打复仗。”“婆婆，我晓得呱，我才间望了无字天书高头说格，要大闹阳关镇，高山上做强人，还有个大王，作兴马上就要来了。”才说丢嘴，郑飞、马保带二百喽兵来了。马保走了最前间对郑飞说：“哥哥，就格个女强盗，她身边有钢刀了。”郑飞不肯耽搁，手拿丈八蛇矛枪，对准侯月英钩起一枪，“叭”，侯月英身子一偏，推板滴点。“女强盗，女强盗，你杀死了我家三弟弟，我今天哪肯容情于你，拿命来。”

嘴里说话就动手，哪肯容情半毫分。

这四个人打多少时，足足有一个时辰格腔调，小姐毕竟是骊山老母的门生。

小姐越打越有劲，山贼打了欠三分。

郑飞说：“弟弟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这个女强盗本事怎干好格，我们吃生米格，今朝遇到这吃生稻格来了格。”“哥哥，格你说怎弄？”“怎弄，赶紧下马投降，叫她饶我们性命，拜她为师父。”“哥哥，格你说怎呢就怎呢。”肇两个人赶紧走马高头坍下来，就朝侯月英小姐门口一跪，“师父，

你高抬贵手饶饶我，饶赦我们弟兄两个人。

你只要饶赦我们两个残生命，我们永远不忘你恩情。”

侯月英一听，打不过我，认我师父了，不晓可是做势假服输哩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“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郑飞。”“你呢？”“我叫马保。”“师傅打仗打到干咱饿了格，早先正准备吃饭，你们倒来了格，赶紧去帮我拿锅里饭热热烫，炒点菜，等我师父好吃饭。”肇一个烧火，一个上灶，两人忙了不晓多哨。侯月英一望，真心投降格，认我师父格。“师父，肇走今朝开始，你就不要走，蹲堂山上交我们打成一伙，你做大王，我们大家就总帮你格忙。”侯月英一想，我原没得堂子去了，不如就蹲堂块也蛮好格，“我做大王，肇大家总帮我忙了。”

这遭主仆两个交周陆氏就来这桃花山上，也算有了个安身处，我们再提官宝小官人。龙官宝不是来四平山帮张桂英小姐浇花水嘎，时间一长，他倒不像模像样弄了。格天子张桂英去操兵，他偷懒困中觉，困了山上格石头高头，困啊困，来杠颤啊颤，哪晓得侯月英交他换格香球，挂了怀府里间格，个球走颈项里间慢慢倒露出来格。张桂英操兵打转，望见龙官宝困了条石高头，也不曾惊动他，望见他颈项里格球，啊呀，我家师父说呱，我家师姐侯月英有一颗球，她说我交师姐两人要两女合嫁一夫，这个球怎来龙官宝身上格，总不见得龙官宝就是我格丈夫呢。拿起来一咳，龙官宝一吓，“小姐，我才间倒困着得格。”“龙官宝，你倒胆不小，我问问你颈项里格球走哪里来格？”“我家未婚妻子侯月英把我格。”“啊咿嘎，当真我家师姐拿球把他来格，龙官宝，侯月英交我是师姊妹道理，师父骊山老母说格，我们要合嫁一夫，你是侯月英的丈夫，也就是我的丈夫，不如你不要走，今朝夜里就交我配成一伙。

瞒拉我家父亲和兄长，今朝夜里配成婚。

我家现成帐子现成床，你做一个现成新姑郎。”龙官宝一听，就喜之不尽，我虽然干咱落难，可保交桃花运了，这个小姐叫我不要走，我就交她配成一伙。吃亏，当真夜里就困作一堆，困总困一头，龙官宝身上不适宜总是她帮出劲揉。说小夫小妻，一步不离，说上床是夫妻，下床是君子。张桂英去操兵，就马驮龙官宝同去。说小夫小妻，一步不离，确实不假，你不拿他驮了马高头么，人家不议论，不说底高。天天早起，坐了马高头去陪她操兵。人家可要说，就告诉张平龙、张平虎。张平龙、张平虎去望格，果不其然，张桂英马后间驮格龙官宝，赶紧就报，报与父亲张洪大王知道，“父亲啊，不得了了呱，我家祖宗八代世总现绝啦得格。”“儿啊，怎得我家祖宗八代世总现绝啦得？”“妹妹张桂英天天马驮龙官宝去操兵，可保两个人有了鬼五鬼六格事情啊。我原说这个冤家怎不准杀龙官宝格咧，就怕天天夜里蹲作堆呱。”“儿啊，我好丑也是一山之主，

三三两两传出去，要坏啦我家好名声。”

“父亲，格怎弄？”“替我杀嘎。”“杀哪个咯？”“不论你家妹妹张桂英也好，不论龙官宝也好，杀啦一个就太平格。”“几咱去杀？”“现在就去。”弟兄两个，拖了雪亮钢刀到练兵场上，“妹妹，你马后间驮格哪个？”“关你底高事，哥哥。”“不关我事，父亲叫我们来杀格。”“你们要杀哪个？”“爹爹说格，不问杀拉哪一个就好格，就太平格。”“你们要杀杀我，千万不能杀龙官宝。”“妹妹，格爹爹叫杀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杀你么就杀你。”嘴说这话，就交张桂英

要打。张桂英说：“丈夫啊，我马上交我家两个哥哥要打仗，你捧住我格腰，你千万不能颤，如果一颤，对下一掼，格你只好完蛋。”“我不颤，我不颤。”张桂英交两个哥哥蹲杠打了，打了足足有十五回合、三十照面格腔调。张桂英一想，假使我家老子一来，我得过身咧，我就跑不掉了呱，罢了罢了，我终身是依靠丈夫，靠不上哥哥，就哥哥做官，也与我无关。随手不肯耽搁，手脚又俏，拿两口飞刀对外间一撂，张平龙、张平虎只听到头顶上，吭唧唧唧哈啦一声响亮，不分细啊大，拿弟兄两个一劈四半个。可怜，

弟兄两个丧残生，没得地方有冤伸。

格些啰兵赶紧来到聚义厅，“大王，不不不好了格，小姐拿两个少爷总杀啦得格。”

张洪大王闻听到这一声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心上发躁，拖把板门大刀跑起来不晓多哨。个一口板门大刀不轻，老秤高头称二百九十四斤，来到张桂英身边，“妖韶妖韶，

同胞姊妹看娘面，千朵桃花一树生。

你竟拿你家两个哥哥身丧其命，今天我哪肯容情于你，速速拿命来。”小姐一想：不得了了呱，他是老子我是女儿，他是六点，我是五点，我比他少一点，我是他养的，

如果今朝打了生身父，我是忤逆不孝人。

格张洪要交她打，要交她杀格，小姐没得办法，拚得吃苦，弄手里钢刀上下飞舞，说一人发泼，万夫难当，小姐被他逼得没得办法，弄秀弯钢刀对准他格板门大刀高头一碰，“叭”，张洪是震了虎口出血，眼冒金星，刀可来手里？张洪格刀一下子飞到天空去，三天才掉落地埃尘。大家一听，就不大相信，这个刀究竟飞上去多高，一家伙等三天才落下来格。因为他是在山上打仗，不抵到来这个平地，实际上刀当时就落下来格，落得格树丫巴里，又不曾抛得下来，歇了三天，张洪来杠散步，一阵狂风一吹，刀来格树丫巴里忒下来格。

我们单讲到张桂英看见老子眼冒金星，虎口震了出血，定了杠格。她肇随手快马加鞭把山下，一马双驮两个人。来到山下，手到袋子高头一扑，袋子里瘪落笃，袋子口朝天，摸摸没得一个剪边。“啊呀，丈夫，有钱天下去得，无钱寸步难行，身无分文，我们上哪里去？”“妻子，这怎弄？”“你蹲这棵梧桐树脚底落等，我上山上去拿钱，我马上就来格。”张桂英上山拿钱格，龙官宝心上就想，这个杀人格太太，我也好交你蹲作堆做夫妻来？你家老子你也敢交他打，你家哥哥你也敢拿他们杀啦得，牙齿交舌头干好，也有嚼坏了辰光，我交你虽然夫妻，落么么不把你弄杀得，我也不等你了，趁你干咱不来堂块。

当当明杖我不要，饶赦我瞎子命一条。”

作孽，身边又没得个钱。这遭一路就乞化要饭，赶往常州。

不提公子遭磨难，再提小姐一个人。张桂英走山上拿了钱下来呱，跑到杠一望，龙官宝没项，“丈夫，丈夫，官宝，龙官宝。

高喊丈夫不答应，低喊官宝不作声。

张桂英喊声：“丈夫啊，

我杀啦我家兄长人两个，也是为了你丈夫一个人。

丈夫啊，今朝我拿我家父亲来打败，也是为了你丈夫小官人。

丈夫啊，天下地方广宽很，哪里寻到我家夫君一个人。

张桂英就想，我家丈夫文章满腹，肯定他要到京都皇城去赴考格，我耳闻到皇上要开考喽，我不如犯点丧，女扮男装，要京都皇城去等考，等我家丈夫龙官宝。她肇也扮作男腔，穿了男式衣服，一想，我叫底高咧，我叫张桂英，人家一听就是女名，不如我，姓不改，拿名字改啦得，叫我家丈夫格名字，我就叫张官宝，上京都皇城去等考。

女扮男装就动身，到了京都外罗城。

到了京都外罗城，歇宿一个叫王伯华饭店。王伯华同缘葛氏太太为婚，不曾养到儿子，养到一个小姐叫王运莲。

小姐今年十八岁，不曾有门当户对人。

张桂英张官宝就到这人家来下宿格，拿银子三百两对柜台高头一押。“客官，你干多钱押堂做底高咯？你到皇城来可有底高事情？”“我来等考格，考期不晓是几时？我这钱如果不够，回头再加，好算账格。如果多到，我不要了，就送把你。”她实际上住了杠是等龙官宝。王伯华家格惯宝宝王运莲，天天要拿这流水账簿看看格，看见有客官叫张官宝，三百两银子押在柜台，就问：“父亲，这个张官宝住店格为点底高？”“他来等考格，他家伙押三百两银子来堂来，他家家里可保财帛如山，不在乎这几个钱。”小姐就说：“爹爹，我家又没得哥哥兄弟，不如你叫他不要走，蹲我家招女婿就招把我。

我们两人把婚配，传接你父母后代根。”

王伯华一想，这个话不错，我王伯华就该这个惯宝宝女儿，又没得儿子。交张官宝一讲，张官宝实际上不是男格，是个女格，心上一想，倒也好格，我不如帮我家丈夫多找嘎一个，我拿这人承认下来，我肇交她拜堂，送进洞房，我肇说明真相。

等到寻到我家丈夫龙官宝，就好交我家丈夫配为婚。

主意拿定。格天子就与王伯华讲，“店主，你真正瞧得起我，我就不走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不瞒你说，我家家里东壁打西浪，有竹架没得望，你不要看我干多钱押得堂，总是我家母舅借把我格，只要望我么有个功名成就，将来好耀祖荣宗，既然招我为女婿么，格再好没得，我就不走，就蹲堂交你家小姐配成一伙。”店主王伯华听到这一声，小婿连连口内称。店主王伯华翻开通书万年历，看到黄道吉日，

两个女子拜过堂，到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二人来到洞房之中，假张官宝眼皮一耷，伏得台上就哭。王运莲就说：“丈夫，你可是嫌我容颜丑陋，也是嫌我家家当微小，你想想心上不开心，所以要哭到如此地步。”“啊呀嘎，这倒不是的，我家家里虽然穷，但不过我家父母会看竹叶课格，也会帮人家顺顺日子格，我也稍微懂一滴点格，你家不晓请到哪里格霉先生，看到这个日子，这个日子不好，今朝底高日子，今朝是甲子日子。”“不嘎，甲子有底高不好？”“你可曾听见人家说格，妻子啊，

如果我们今朝甲子日子结得婚，不死男人也死女人。”

“啊呀丈夫，格不好，死啦你，我就是寡妇，死啦我，你就独身一人，格就好嘎。今朝不谈，明朝我们困作堆总好格呢？”“明朝更加不好。”“明朝底高日子？”“明朝乙丑日子，还不如今朝了。”“情丧了格？”“我说把你听，妻子哇，

如果明朝乙丑日子结得婚，要死拉我们夫妻两个人。”

“丈夫，这个日子倒是不好用，后朝总好格呢。”“后朝，丙寅日子有忌讳格。”“忌底高格呀？”

“如果我们后朝丙寅日子结得婚，要绝啦香烟后代根。”

“丈夫，招你蹲家么，就是传宗接代格，不生后代么，我招你做底高咧？后朝也不来事么。大后朝，大后朝丁卯日子总好格呢。”“也有忌讳。”“忌底高？”“忌火格，没得火不要紧好来事格。”这个假张官宝心上就想：忌火，不点灯，我暗漆墨塌就好溜走。到第四天，她家安童梅香看好了格，她倒哪里溜得掉。张官宝没得办法，心上就想，罢了罢了，不如我就说出真情么，不要等她朝也思量，夜也望我交她成其美事。假张官宝格天子“扑通”就朝王运莲门口一跪，“妹妹啊，

千怪我来万怪我，都怪我姐姐一个人。”

王运莲弄了莫名其妙，“不嘎，你是我格丈夫，怎得又怪你底高姐姐？”“我确实不是一

个男格，我是一个女格，我家男格叫龙官宝，我叫张桂英张官宝，我冒充丈夫格名字，我到皇城是等我家丈夫来考格。”

王运莲小姐闻听到这一声，可要气死又还魂。

“啊呀嘎姐姐，格你害人不浅，我家来堂外罗城开这个饭店，可以说是数一数二格，哪个不认得我家父亲，假使三三两两谣言言传言出去，说我家几百世里不曾招到格人，拿旁人家闺女招家里当女婿。

三三两两传出去，要坏了我家好名声。

姐姐，你肇又不是个男格，人家又晓得我家招了女婿，招了人。你说，我肇怎弄？”“你不要愁，妹妹，我来从中为媒，拿你终身也许配把我家丈夫龙官宝，俗话说：要得好，哪怕你做大我做小，等你们成婚之后，我天天早起拿洗脸水端到你格床梆边，你格床铺我帮你牵，你吃饭我帮你添，你要吃菜我就帮你搛，我刮火么你吃烟，跑路跑你后间点，嘴再学得乖巧点，开口就叫你大娘娘。但不过呢，这个事情只有我交你两人晓得，明朝早起，我们要去叫你家父母双亲，就说我们夜里蹲作堆了格。”王运莲也没得办法，明朝一早两个人高高兴兴去叫父母双亲。葛氏果要问咯：“女儿，这几天了，昨日夜里才好成婚匹配，我家女婿可好哇？”“还好哇好咧，是个女人好底高啊？”“啊，举人啊，中了举，格倒好咧。”“不是举人啊，母亲，她是一个女人，交我一样格。”葛氏太太一听，吓啦大半条命，“啊咿嘎，他明明男格，怎变作女格。”这遭王运莲就告诉自己母亲，对她说，“不要作声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人家要笑呱。”肇这个假张官宝，就是张桂英，来王伯华家饭店里，日里仍然做男格，夜里就做一个女格，将来就交王运莲终身都许配把龙官宝。她来这饭店里间，也算得到安身处，再提官宝小官人。

龙官宝身无分文来外间，就沿街乞化要饭。格天子脚底落搞啊搞，跑到城隍庙，倒跑不动了格，对城隍庙里一坐。香火人大做好事，就弄点茶饭他吃吃，吃吃么，你早点走焉。他就问他，“你这位伯伯，你格人来这里间倒蛮好格，我请问你尊姓？”“我姓陈。”龙官宝赶紧来到前间格香火人身边，“扑通”一跪，双膝跪倒地埃尘，舅舅连连叫几声。香火人手总摇抛啦得，“啊呀，你不要烧错了香，认错了菩萨，我不是你格母舅。”“舅舅，我家妈妈姓陈，你也是姓陈，五百年之前是一家，我应该要叫你一声舅舅。”“我晓得格，你这花子，见我是个老实头子，就想依靠我。我对你说，你认我娘舅，你就是我格外甥，这遭我也要糊你一张嘴，我堂是烂泥菩萨过海，自身也难保咧，所以你不要想叫我舅舅，我也不是你格舅舅。哨点，你替我死走。”“舅舅，我蹲堂不要你负担，只要夜里困堂困一夜，我天天出去要饭。舅舅哇，

我要到好格带家来把你舅舅吃，馊粥烂饭我自己吞。”

这陈香火么就算了格小，“好格。”有人要饭我吃，再好没得，肇拿他留了杠块。龙官宝心肠好了，当真要到好格总带家来把这香火人吃，自己吃丑格；要不到好格，就拿丑格把舅舅吃，自己就饿饿肚子。格天子出去要饭，倒跑不动了格，一跑一钉，点总不兴，跑到一个人家廊屋底落，跑不动了格，就对格廊屋底落一坐。这人家是哪家？一人姓蒋，名叫仁杰，知府大人，夫人已经亡故啦得格，没得儿子，一个小姐叫彩鸾。

提到蒋彩鸾小姐年纪轻，是个贤德女千金。

身边有个梅香叫如翠，格天子小姐洗了脸，如翠梅香偷懒，倒洗脸水格，走格楼上窗子里对外一倒，“嚯落”，不晓得有人坐了来格窗子底落，划他一身总是水。龙官宝就像来杠洗头样格，“啊咿喂，倒哪有许多水倒下来格。”如翠来窗子口头望好了呱，“啊呀，不得了了格，我把水怎倒了一个人头上去了格。”赶紧走楼上来打招呼，“花子，对不起你，不晓得你坐了堂底落，你赶紧拿这衣服脱下来，我帮你洗洗晒晒干么。”“我不，我就该这一件衣裳。”“花子，你虽然衣衫褴褛，你小伙子长了倒是不丑，凭你这个小伙子蹲外间要饭，难看

了，我家后花园里有张石凳，我对你说，你一天三顿，不要出去长街要饭，你坐石凳高头等，我天天拿饭送到堂来，倒了你碗里么，好等你吃饱了家去。”这遭天天总送把这龙官宝吃。格天子端饭把小姐吃，倒晚了格，小姐嘴一尖，只是做死腔，“梅香，你越弄越不成腔了格，天天吃饭，总弄到干歇来把我吃，你上哪去格？”“小姐，你不要发火。格天子早起，我帮你倒洗脸水格，一个花子坐了窗子底落廊屋身边，我水倒啦他身上，这花子脾气好了，态度好了，长了体面了，我叫他坐花园里石凳高头等，一天三顿总有我端把他吃，可以说天下难寻到干体面格男格。”“妖韶，你格妖韶，我倒不相信有多体面格叫花子，他到几咱来？”“他天天来格。”“等他来，你叫我去望，究竟有多体面？”到格天子，龙官宝又去了格，梅香如翠一报，小姐蒋彩鸾知道。

随身衣裳不打扮，绣带飘飘就下楼门。

跑到龙官宝身边一看，龙官宝当真长了体面了，“请问你这位公子，家住何方贵地，尊姓大名？为底高要沿街乞化要饭？”

龙官宝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龙官宝喊声：“小姐，

我真人面前不说假，假人面前不说真。

我拿根由细底告诉你，铁石心肠也软三分。

小姐哇，你家次粥次饭莫喂犬，救救我贫苦落难人。”

这遭龙官宝拿住哪里，叫底高，全部告诉蒋彩鸾小姐。蒋彩鸾看看他长了干体面，就有爱慕之心，“龙官宝，你不要难过。梅香，替我上楼上去，拿嘎八百个钱送把他。”梅香如翠到小姐绣楼把钱拿得来格，小姐交到龙官宝手里，“龙官宝，你肇不要沿街乞化要饭，难看了，你说你来陈香火城隍庙里落脚，你弄我这个钱，天天去做做生意，多寡赚到两个钱么好糊糊口。”龙官宝望望小姐。

双膝跪倒地埃尘，谢谢小姐救命人。

“小姐哇，你今朝拿八百个铜钱送把我哇，

我假使向后有好处，我一重恩报九重恩。”

“如翠，送龙公子从后花园出去。”如翠晓得格，小姐可保看上了他了，要不怎会凭空就送他八百个铜钱。梅香拿龙官宝送到花园外说：“你不要忘记我啊，龙官宝，我家小姐送你八百个钱，我凑成一千，这二百个钱也送把你，你只要不拿我忘记啦得。”龙官宝弄到一千个钱，来到城隍庙，“舅舅啊，我今朝又吃又兜，既有饭吃，又弄到一千个钱咧。”“外甥，你这一千个钱走哪里来格？”“来那个，蒋仁杰蒋知府家格，他家小姐送我八百个钱，梅香也送我二百个钱。”“啊咿嘎，外甥，舅舅干大年纪喽，一落里不欢喜交官府衙门搭绞环，回头官司不离身，看你肇怎得了？”“舅舅，我肇又不去了呢，我弄这千个钱来做生意。”“你做底高生意？外甥。”“我来写对联卖，总好格呢。”肇天天写对联卖，又没得哪家买，又卖不掉，肇写上许多，弄担子对街上挑。格天来一位老者，年纪总有八十开外，鹤发童颜，五绺长须飘洒到胸前，拿起对联，横一望竖一望，横一看竖一看，“我老身今年八十开外，不曾看见哪个写到干好格字，你们不要有眼不识泰山，过了这个村，就没这个店，赶紧买嘎几张对联家去传代。”啊呀，这老头子一买，大家就总跟上去买。大家总买么，一担倒卖啦得格。但还有人问，“可有啦，可有啦？”龙官宝说：“不要忙，我文房四宝带好了来堂块，真正要买对，走前间对后间排队，我来现写现卖。”哪晓这个事情倒传到蒋仁杰耳朵口头去了格，说：“我来堂团近写格字不丑，人家总称赞我格，竟有比我好格人哩。衙役，这人住哪堂子？”“住城隍庙。”“现在可来杠卖对联？”“不来杠，家去格。”“赶紧带我知府大人的灯笼，带我的请帖，要拿他请到我家来，写它半个月。”肇衙役不肯耽搁，就带了灯笼带了请帖，跑到城隍庙外间，“龙官

宝可来堂里间，龙官宝可来堂城隍庙里啊？”陈香火说：“外甥，外面哪个来下叫？”“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。”“我们是蒋知府蒋大人家衙役，来望龙官宝格。”龙官宝来里间就赶紧出来，龙官宝也无所谓。

陈香火闻听到这一声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“外甥，我曾说拿他家钱不得过身，你看这遭怎得了？”外间说：“不要怕，我家大人叫请你呱，请你去帮写对联了。”龙官宝说：“舅舅，怎呢，不是捉我上杠去坐牢，请我去写对联呢，你可交我同去？”“我不交你同去，你要去么你一个人去。”肇跟随衙役来到蒋知府家，买上多少格纸头请他写啊！龙官宝就说：“衙役哥哥，我带来格砚台磨墨嫌小，他家这洗脸格面盆正好。”衙役肇帮磨墨，他蹲下写，眼睛一鞭，写了十几天，蒋仁杰跑到杠一看，龙官宝写格字，

一横如同量天尺，一竖就像定海针。

一撇就像把刀，一捺就赛一把锹。

蒋仁杰看看哈哈笑，称赞官宝书艺高超，“龙官宝，你家住何方贵地？究竟你是排行第几？可有多余哥哥兄弟，或者呢姐姐妹子？”“大人，我不瞒你说，我住在山东历城县南极巷。”“你家父亲叫底高？”“叫龙山卫。”“啊，你家父亲叫龙山卫啊，龙山卫乃带刀指挥，我乃知府大人。啊呀，你也是我的贤侄咧。”

龙官宝闻听到这一声，伯父连连叫几声。

“贤侄，你从哪里来？你到哪里去？”肇拿周陆氏这个冤枉事情，他要上常州，告诉这个蒋仁杰。蒋仁杰就想，龙山卫家倒该这干好格儿子，我家就该个女儿，不曾养到儿子，“龙官宝，你不要走，就蹲我家吧。”“我不，伯父，我要上常州咧。”“格你没得盘缠路费上常州怎去得了？”“伯父，既然你交我家爹爹最知己最要好，我问你借点盘费。”“我哪有钱借把你了？”“格最好你拿我送了去。”蒋仁杰一想，我不如来骗他下子，“贤侄，你说我怎能够送你去咯，你晓到常州还有多远，一万三千多里路了，我年纪干大，如果拿你送到杠，路程干远，我也没得寿命打转，你说我可拿你送去。”

龙官宝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“伯父，格我这遭怎弄？”“贤侄，你蹲我家堂，我家就该个女儿，叫彩鸾，你蹲我家堂，我家小书房现成格，你蹲堂用功苦读，你就算我格儿子，等到将来有高官禄位，你家乳母还愁伸不到冤，理不到枉，报不到仇？”龙官宝一想：是也是的，干咱我要走么，身无分文，有钱天下去得，无钱寸步难行，罢了罢了，不如我就蹲他家堂块。赶紧跑到前间来行礼，干父连连口内称，“干父啊，

在养老来死殡葬，飘山化白我承当。”

蒋仁杰一听，就浑身总来大劲，“梅香，去拿小姐叫得来。”随手拿蒋彩鸾叫来格，“女儿，这就你格哥哥哇，你么就是他格妹子，你们肇两人要合合好了。”小姐赶紧跑到龙官宝身边，弯腰作揖行个礼，哥哥连连叫几声，嘴里来杠叫他哥哥，实际上来杠做关目，老早就认得了格。龙官宝来这个人家不叫龙官宝了呱，拿姓就改啦得呱，肇就叫蒋官宝。肇这部书高头真龙官宝就改姓叫蒋官宝，有侯月英就叫侯官宝，张桂英就叫张官宝，肇一淘格活宝，已经总有安身落脚格堂子了。

我此处丢开慢谈论，再提高山上一段情。

有桃花山格探子，天天来外间八方探听，探到了龙山卫关进了监牢，他的罪状传到圣天子龙书案高头。万岁龙颜大怒，“身为朝廷命官，带刀指挥之职，不为国家出力，相反结拜江洋大盗，打劫库房，坐地分赃，身犯萧何法律，判他六十天杀罪。”现在斩期已到，探子一报，报于小姐侯月英知道。

侯月英听见公公要挨斩，可要躁死又还魂。

就和乳婆婆周陆氏讲讲：“乳婆，公公要挨杀头了哇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”“媳妇，格你说怎弄？”“我要挑选精兵，前往历城县去打劫法场，救出公公龙山卫，可以全家团圆。”

周陆氏闻听这一声，陡长精神八九分。

山上啰兵听说要去劫法场，个个磨拳擦掌，“大王，我跟你同去。”“我也去。”“我也去。”“我也要去。”“众位英雄，你们的心意，本王心领了，但不过不能总去，总去声势浩大也不好。另外，山上不可没有人守山，我只挑选二百精兵也就足够了，山上由张一千、李八百蹲家守山。”肇挑选二百精兵。有会轻功格，有会硬功格，有飞檐走脊格、翻江倒海格。还有那些搬动山、抬动城、风里来、雨里去、墙上走、壁上飞、翻江龙、混江鼠、打不死、骂不怕、烧不熟、煨不烂、人见怕、鬼见愁等等，大家一大淘，就跟侯月英小姐跑。

急急忙忙把山下，赶往历城县一座城。

在路行走，非止一日，来到历城县。赶了哨，那天正好是龙山卫挨杀头格一天。搬动山就说格：“大王，我们来劫法场，你家公公家家里，可也有哪旁人来家？”“有我家婆婆陈氏来家。”“你晓得呱，如果一劫法场，官兵要打复仗，如果打了复仗，你家婆婆只好完蛋，不如干咱乘早，我去拿你家婆婆救到我们营盘里来，你看可好？”

侯月英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随手搬动山三步并作两步行，来到龙山卫家府门口一望，真是阴兵火落。为底高？老人关了监牢里，陈氏太太躁起一场病来，有些安童梅香总走了格，不高兴蹲他家了格。搬动山就说：“请问你这位小弟弟，这果是龙山卫家？”“正是，正是。”“你家主母太太可来家？”“来楼上咧，害病来杠咧。”“走，同我去。”拿他同到陈氏卧室，“你可是陈氏太太哇？”陈氏来病中，说话像蚊子来杠嗡啊嗡，“是得格。你是哪一个？”“我是你家媳妇侯月英山上格英雄，今朝来救你性命，我们要打劫法场，救出龙大人，现在你要跟我走。”也不由她分说，搬动山不肯耽搁，用被单走她身这间对过间一抄，就将陈氏拿起来一包，对夹肘里一夹，赶紧跨脚，小步七尺，大步九尺总有余。

顶大步子一丈二，能像北风送乌云。

夹得陈氏就动身，营盘到了面前呈。

拿陈氏交把侯月英，侯月英一看伤心了，眼泪珠抛，“婆婆，你现在怎到如此地步，瘦到这种功程，可是见公公坐牢，你愁到这个腔调。你也不要担心，我们今朝来救公公格，能够救到公公，等你们二老团圆。”“媳妇，才间格一位英雄，不晓力气怎干大格，我把他一夹，心脏病总要发。”“婆婆，他是去救你性命呱，你们肇蹲堂营盘里，我马上带人，带一百个人，到城门里间去救人，还有一百个人蹲东城门外接应。”

嘴里说话脚底落奔，哪肯耽搁赶路程？

到城门口一看，眼睛发暗，城门紧闭，一个人总不得进去。搬动山就说：“那个堂子城墙不高，我们走杠爬过去，翻围墙过去。”风里来说：“不好不好，格堂子千万不能跑，你不要看它城墙不高，杠伏有官兵，手里抓有钢刀，如果你走杠一跑，把他一刀，骷髅头要抛。”格说：“走杠进去，杠虽然高点，我们搭人梯过去，作兴杠块守城格人不多。”大家说：“你不要想空头心事，杠有挠钩，把他们一钩对下一掼，拿起来一刀，你头就没得。”“啊呀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蹲堂等底高，等一歇龙山卫挨杀啦得，弄个死人家去？”有打不死、骂不怕就说格：“蹲堂，也不是格了事，我们只有来想办法，我们来乔装打扮。

扮作三十六行生意买卖客，混进历城县一座城。”

一班英雄就说格：“你倒会打扮了，打扮底高，格要会现世了。”“哪个最会现世，就哪个最先进去。哪个不会现世，就不要想得过去。”“啊呀，你倒会现世了，我们不会现世。”“好

格呢，你不会现世么，你就不要进去。”有小姐侯月英就说呱：“各位英雄，都不要争吵了，我们赶紧想办法进去。来，打不死，骂不怕，你们有底高办法？”“大王，我们有办法格，我们就扮作说鼓儿书格，唱快板格，可以混进历城县县城。”“你们可就两人进去？”“可不，我们负责带二十个人进去。”侯月英一想：格倒也不丑，带到二十个人进去咧，他们自先拿准备工作总准备好了。唱快板弄底高？毛竹板子对城门口一站，直把嗓子就喊，“守城官，开城开城，我们要进城门。”“不要叫不要闹，你们有没有看见招告，今天城里杀人，不准闲人进城，跑远点去。”“你杀你的人，我进我的城。”“你们做底高嘎？”“我们说鼓儿书，唱快板格。”一个守城官说：“说底高鼓儿书？唱底高快板？我们蹲堂看格死尸城门，跑总不得跑，就像坐牢。来呀，唱点把我们听听看呢。”打不死、骂不怕说：“可是得，曾说要现世，不现世不得进去格。”肇两个人，手里竹板来杠直敲，牙子叮咚叮咚直敲，嘴里直把嗓子就叫。

说竹板一敲两边排，左边唱到右边来。

左边老爷添阳寿，右边老爷大发财。

走向前，调过面，前面到了烧饼店。

烧饼生了两边黄，外边芝麻里边糖。

走向前，调过面，前面到了豆腐店。

惹鬼惹鬼真惹鬼，好好的黄豆磨成水。

豆腐生了四角方，哪天不卖几十箱。

走向前，调过面，前面到了棺材店。

棺材店老板真正好，买一个大来饶一个小。

守城官说：“上你当。还有哪家死了大人去买棺材，再饶一个小格把他，他家又不曾死小孩，把你带家来，你说你可要？”“啊，你要听好格，等我们进去看杀得人，来唱好格把你听可好呀？”随手拿格守城官对旁半间一推，头二十个人对里直栽。

前间英雄走过去，又来英雄许多人。

烧不熟交煨不烂就说格：“就能呢现世，我们不晓当怎呢现世了，空身两捣拳进去，也算底高本事咧？我们拿家伙也要带进去，长家伙我们没得办法，短家伙我们有办法格。”“有底高办法？”“我们扮作做生意格，就说卖黄泥罐卖要货格。”底高要货？胭脂花粉、花露水，这些东西就叫要货。黄泥罐儿是底高呢？小孩相格东西，像照我们孤山上卖格叫鸡、烂泥狗子差不多，就叫黄泥罐儿。跑到城门口叫起来格：“守城官，守城官，开城门，开城门。”“不要叫不要闹，你们可曾看见招告，今天城里要杀人，不准闲人进城。”“你杀你的人，我进我的城。”“你们做底高格？”“我们卖黄泥罐儿的，卖帅货的。”这黄泥罐帅货弄篮子背格，也有弄篮子挑格，他格短刀匕首总就放了来这个底落。“来呀，你们说卖黄泥罐，底高黄泥罐，我们长了四五十岁喽，也不曾看见黄泥罐底高腔调咧，把我们看看看。”“不好看，把你一看要坏格。”“一看要坏么，哪个问你买了。”“我告诉你听，守城官老爷，嘻嘻呵，笑呵呵，来到无锡城中过。买了一担黄泥罐，来到乡下卖卖看。一个小姑娘要问我买黄泥罐，问我几个钱买一个，我说十个钱买一个，她拚得八个钱买一个，我不卖，她要买，拉拉扯扯打起来。打碎一个黄泥罐，拿起算盘算一算，铜钱蚀拉一元一角一分一丝一毫一忽半，怪来怪去就怪格细讨汉。”嘴里设儿搭儿一头骂人，一头对里间直攻，拿守城官一轧，头二十个人对里直栽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混进历城县一座城。

搬动山交抬动城就说：“我们也会现世格，短家伙拿进去也算本事咧，我们拿大刀可以拿得进去。”侯月英说：“大刀看上去也是惹祸格东西哇，怎得进去咧？”“有办法，打捆捐肩兜上，就说走江湖卖艺格，跑到城门口头，玩侉调，倒愁他不放我们进去咧。”格当真胆大了，刀总打捆捐了肩兜上，来到城门口，玩侉调喽：“守城官，开城开城门，我们要进城。”“你

们可曾看见招告，今天城里杀人，不准闲人进城，跑远点去。”“我们是卖艺的，卖狗皮膏药的。”守城官头够了一望，是卖狗皮膏药格来了呱，“来啊，你们跑江湖么，总会卖艺格，你倒舞一套把戏我们看看看，究竟舞做底高腔调，究竟有多好看？”搬动山、抬动城心上就想：肇轮到我们来现世了哇。拿事先准备好了格，用火星走四转一擐，看热闹格对四转一站，一班英雄对圈圈当中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光棍光棍，众人帮衬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我们从山西赶到山东，今朝来做外科郎中，先卖一点狗皮膏药给你们。”拿事先准备好了格膏药，拚得吃苦，拿起来出劲对外间一擣。格些看闹热格，看见膏药对外间一抛，赶紧弯腰，最多格人膏药捡到两麻包。“你们大家听清，我这膏药和人家格不同，人家卖格是黄布膏药、蓝布膏药、青布膏药、白布膏药、黑布膏药，我们卖的是呱呱叫的好膏药。春季采来山茶芍药，夏季采来池中荷花，秋季采来黄金美菊，冬季采来雪中腊梅。从南京五台山、北京八宝山，有花采花，无花采果，采来九百九十三样药草，熬成一千零八十二样药膏。我这膏药很好，你们大家都来买，多买一点，孝顺的儿女买几个，家去带给你父母，和睦的买几个带给乡邻，恩爱的买几个带给妻子。我这膏药是个宝，坏处贴好了，好处贴坏了，三天不离膏，烂了像酒糟，三天不洗可以烂到你骨头底。

浑身贴嘎十来张，寒天头省得穿衣裳。

浑身上下都贴到，九天心里省得穿棉袄。”

有个守城官对另一个守城官说：“买哇，好了，家去拿身上贴来了。”“你不好买。”“我叫你买呢。”“我买了做底高？”“你家妈妈有个肚子痛毛病，痛了来床上打滚，总拿你叫家去服侍她，你不好买嘎个膏药，家去把你家妈妈贴贴肚子痛。”“你不要害人，你哪里烂耳朵嘎，你不曾听见他说，他格膏药是个宝，坏处贴好了，好处贴坏了。”“不嘎，你这个身上好好的，买家去拿身上贴坏了做底高？发呆啊，三天不离膏，烂了像酒糟。”“我家妈妈么七八十岁，虽然魔气冲天，她倒不死了，肚子痛关底高事，你拿这个膏药对她肚子高头一贴，如果忘记掉不拂，格不拿肚子烂通了，早点等她见阎王，还是不买好。”“你请他们进去帮贴，也请他们帮拂啦得就是的。”“这倒是好办法。”跑到前间，“卖艺嘎，我妈有格肚子痛，请你们弄个膏药帮我家妈妈贴贴肚子痛，你们哪个进去？”搬动山、抬动城说：“要进去我们大家总进去，要不进去总不进去。”守城官为难了，肩兜上又捎格刀雪亮，又不敢等他们进去。另一个守城官说：“不要紧格，敲叮他们不要惹祸就是的。”“不嘎，进去不要惹祸，今朝来下杀人，本来不准进去。”“晓得晓得晓得。”

守城官就来前间走，英雄好汉后间跟。

跑到他家门口，说：“你们等等，我来开门。”回过来一望，后间一个人也没得。上哪里去格？进了城门，也有哪跟他跑了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倒总溜啦得格，连三去寻，一个也寻不到。

我们再讲外间侯月英就说：“众位英雄时间不早，我们赶紧进去才好。”“大王，我们又不会现世，怎得进去咧？”“就能呢，我们身边总带了银子，去买副担子，买两个糖匾，扮作卖梨膏糖格，可以进去。”格个又不要去现世格，只要用一只小镗锣敲起就行了。拿准备工作总做好了，大家就蹲杠“咣咣咣”的敲小镗锣，拿守城官引了买梨膏糖。

小锣一打响咣咣，我们卖的是梨膏糖。

不圆不长叫冰糖，圆圆扁扁叫薄荷糖。

生姜糖、薄荷糖，送把诸位来尝一尝。

张飞吃得我的梨膏糖，百灵桥上气昂昂。

关公吃得我的梨膏糖，擂鼓三声斩蔡阳。

刘备吃得我的梨膏糖，养到格阿斗做君皇。

郎格哩格啷，我格哩格啷。

肇大家就总去买糖。一个盖屋匠师傅，拿拍草板，竹扦扦，对肩兜上一掮，“走哇，不要信走江湖格说昏话，这个不是梨膏糖，这个叫老虎糖，肚里有地壁子，一吃人就要死。”一班英雄说：“倒霉倒霉倒霉，不说我们好话，不说来买糖，你一买起头人家就总买格，你说有地壁子，一吃人就要死，格哪个来买？”翻江龙、混江鼠说：“有办法格，我们来打趣这个盖屋匠。

盖屋匠今朝不吃我格梨膏糖，帮人家盖屋不顺当。

东家请你去盖屋面，一张梯子陀上去，

哪晓梯子断啦得，你一个跟斗栽到地。

头么攻了格粪桶里，鼻子管里钻上两条蛆。

只说主家为你好哇，为你盖屋匠泡炒米。

“死开点，我上人家去做生活，你就说我霉话，梯作兴多时不用，断啦得，人跌下来倒也无所谓，情丧说我头攻了粪桶里，鼻子管里钻两条蛆，干巧啊？”木匠说：“亏你长干大年纪格，你蹲堂交这走江湖格说到底高眉头眼目，走走，上人家做生活去。”一班英雄说：“木匠，你叫他走咧，我来说你木匠格霉话。”

“木匠师傅不吃我格梨膏糖，做起生活不顺当，

一大斧砍了格大脚膀，立时三刻就泪汪汪。

木匠说：“我倒不是说你这走江湖格了，不嘎，我才间又伤到你底高嘎？人家说自肉割不深么，木匠进门，大凳头疼，我不好弄大斧剁它大凳高头，我自己砍自己大脚膀高头做底高？”瓦匠就说：“走，交这些人说不到头三脑四。”瓦匠叫他走，说你瓦匠钝话。

“瓦匠师傅今朝不吃我格梨膏糖，一年四季不顺当。

东家请你去修茅缸，西家请你去造鞋坑，

石灰泥了一颈项，就像小鬼调灶王。

“你倒望望看，是我身上干净，还是你身上干净？”有个榨磨里格老板，拿孙女儿带去看杀人格，就要吃格梨膏糖。榨磨老板说：“孙女儿不要吃，肚里有地壁子，一吃要死呱。”也有些小姐家，看看糖又好吃，听说有地壁子，一吃要死，钱摸出来又挎袋子里去，挎袋子里又摸出来。一班英雄说：“时间不早，没得哪来买我们这个糖么，我们不得进去。小姐家脸皮最薄，打趣小姐家，小姐家一买起头，人家就来买格。

小姐家不吃我格梨膏糖，嫁格丈夫癞里光。

小姐家一想，人也霉杀得格，跟格癞子男客格，多难看，如果上娘家，两人同跑格，不把人家笑，买。她们小姐家肇开始买糖，放嘴里咂咂，甜咪咪，软笃笃，倒蛮好格。榨磨里格老板他家孙女儿就说：“佬佬，肚里没得地壁子么，格些姐姐一吃怎不死格，我也要吃格。”肇榨磨里老板也去买糖，肇大家总买糖，格些人总来杠抢糖。为底高抢？望望不多了格。格守城官脚蹠起来蛮高，头伸出来蛮长来杠望，就愁没得，越看越相嘴越馋，馋沫总拖到了脚背上。就不知不觉离开了城门。一班英雄呢好了格，手脚又哨，拿个些梨膏糖担子统统撂掉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混进历城县一座城。

来到城里，望见龙山卫挨绑了法场上，斩条插在背中心，只听见法场上“咚咚咚”。

杀人鼓敲了咚咚响，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监斩官，执文簿，威风凛凛，

刽子手，拖钢刀，只等时辰。

放到第一声炮，一班英雄晓得，有祭奠格人要来祭奠，其他的人统统马上退出去。为底高？要清理法场。底高祭奠？生前好友、诸亲六眷、家属这些人要来祭奠。放到第二声炮，一班英雄拿打扮格东西统统撂掉。放到第三声炮，人头就要落地。有打不死交骂不怕，早已撑到刽子手旁半间去格。放到第三声追魂炮，刽子手赤膊皮条，手拿雪亮钢刀，来到龙山卫身

边，“龙山卫，龙山卫，我刽子手交你今世无冤，前世无仇，只怪你犯法，我来执法，你头要挨杀，你到阎王家，千万不能怪我，看刀！”看热闹格人，总望龙山卫格头可对下抛。嘴说看刀，打不死交骂不怕，衣袖管里“刷啦”一声，拿短刀拖出来，对刽子手肩兜上一搁，拿起来一拖，“噗”，刽子手格头滚出去一丈多远。看热闹格人也不曾回悟得过来，不曾看见龙山卫格头抛，刽子手格头倒抛啦得格。对杠一站，个个吓得直把嗓子就喊：“不不不，不好了格，今朝刽子手杀人不在行，怎自己砍自己格枣木榔。”打不死、骂不怕不肯耽搁，来到前间，拿龙山卫身上绳子割断啦得。有侯月英走前间开道，有翻江龙、混江鼠后间断后，

驮了龙山卫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上哪里去？因为营盘来东门外接应，当然是对东门来。随手官兵就报，报于何顶忠七品知县知道，“说有人大劫法场，劫走了龙山卫。”

何顶忠闻听到这一声，三魂吓得也少二魂。

“官兵听令，赶紧拿四城门，八水关统统紧闭，不准一个闲人出去。”官兵吃亏，跟这些英雄后间就追。一班英雄手里刀又快，杀人如切菜，看见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，来三个杀他精打一抹光。成一堆，就像河北人上靖江来绞面条蕨。

杀得人头如瓜滚，血水成河怕坏人。

来到东城门，侯月英就说：“守城官，你赶紧打开城门，如果不开城门，我今天要你的残生。”嘴说这话，刀舞到他面前喽，看城门格没得办法，拿城门赶紧开开来。

一班英雄就动身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肇溜到东城门外间，龙山卫家夫妻两个也会面了格，夫妻两个是抱头大哭嘎。陈氏太太喊声：“大人啊，

我总以为我们夫妻今生今世再也会不到，哪晓今朝又相逢。

大人啊，我们今朝夫妻两个来见面，如同枯木又逢春。”

侯月英说：“公公婆婆，堂块不是讲话之处，恐怕官兵追得来，赶紧，我们现在就奔桃花山而去。”肇大家走了格。有何顶忠一想：不得了了呱，龙山卫挨人家劫走了格，究竟哪个来劫格？龙山卫身为带刀指挥，这个人犯了罪，关了我堂监牢里，来我堂行刑挨劫啦得，我怎得过身！赶紧打发官兵四面八方蹲下探听，一探倒探到了格，桃花山强盗劫走了龙山卫。何顶忠写起本章来，随手亲自送到京都皇城，皇门官拿他带到金殿之上。万岁拿本章一看，龙珠乱转，“桃花山强盗胆子不小，竟敢劫走龙山卫。我孤家派九门提督朱炼祖、丁宣木耳大将军，还有带刀指挥龙山卫去镇守山东格，山东也有强盗成群，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现在龙山卫犯了罪，应该说朱炼祖交丁宣木耳晓得格。”就圣旨一道，拿朱炼祖对京都皇城一召，“朱爱卿，山东强盗成群，占山为王，打劫来往客商，又大劫法场，劫走了龙山卫，你可晓得嘎？”“万岁，早先我不晓得，你一说，我晓得格，可是说桃花山上格强盗拿龙山卫劫走嘎。”“爱卿，你晓得呗，我孤家封你为灭寇元帅，赐你三千官兵，不能耽搁，赶紧前往桃花山去，拿它高山要踏为平地，拿龙山卫带到我京都皇城里来。”朱炼祖随手点起三千官兵，带了帅印。

日夜行走赶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来到桃花山脚底落，安营扎寨，战书打到山上，约时交战。桃花山探子一报，报于山上大王侯月英知道。侯月英交公公龙山卫一讲，龙山卫就说呱：“媳妇，本来也说我结拜江洋大盗格了，你不能交他们打哇，只能好好交他们说，要你跟他们进京也可以格，只要寻到我家儿子，还到你家未婚丈夫，我们就跟他进京。”

我们就此送了命，死到黄泉也甘心。”

“公公，可就是说，只要寻到我家丈夫，他们拿我家丈夫交出来，我们就跟他进京。”“媳

妇啊，不错，人家说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，我交你家婆婆总干大年纪了，现在儿子也不晓来哪堂子。”小姐听了公公格话，浑身披挂，身穿明盔亮甲，拿了绣鸾钢刀。

快马加鞭把山下，会会提督老人。

小姐来马高头行个礼，提督大人叫几声。九门提督朱炼祖一看，啊呀嘎，原来是个女强盗，“女强盗，你年纪轻轻，不蹲家里怀中抱子，足头蹬夫，你高山上落草，究竟为点底高？”“大人，你不晓得我是哪个哇？我说到我家父亲你认得格，我就住了历城县北极巷，我家父亲就叫侯公达，参将之职。”“啊呀嘎，你是侯月英，你家老子为了你，关了刑部天牢受罪，你乃忤逆之女，你乃不孝之女，也赶紧下马受绑，我可以饶你性命，到金殿上保本，万岁可以从轻发落于你。

如有三字两不肯，鬼门关就在你面前呈。”

“大人，我下马受绑可以格，你只要拿我家丈夫龙官宝龙孟金寻得来。

交出我家丈夫龙官宝，我就投降跟你上皇城。”

朱炼祖一听，气了三孔生火，七窍冒烟，“侯月英、侯月英，口口声声叫我交出你家丈夫龙官宝，我是帮你看丈夫的啊，吃我一刀。”嘴说这话，拿刀砍得来格。小姐拚得吃苦，弄刀上下飞舞。

单刀舞起来像渥闪，双刀舞起来不见人。

朱炼祖不是她格对手，趁两马错蹬之际，侯月英不肯耽搁，拿刀砍起来一梗，朱炼祖走马高头对下一滚，侯月英不挨他，如果要杀他格句话，拿起来一刀，头也就要抛，公伯伯说格，不能杀他们，只能劝他们交出龙官宝。

侯月英随手快马加鞭把山上，哪肯耽搁上山林。

朱炼祖由掠阵官扶起来，扶到营盘，交官兵商议商议，人老足抵不中用了格，写起告急文书来，送上京都皇城。高头写底高？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万岁有道君，微臣领兵三千整，桃花山上捉强人，桃花山上山贼年纪轻，乃是侯公达家女儿侯月英，我老臣不是她对手，伏望万岁派少将来领兵。

告急文书写完成，官兵送了上皇城。

官兵晓行夜宿，不肯耽搁。格天子赶到京都皇城，万岁拿这个告急文书一看，躁了龙珠乱转，手脚不慢，拿丁宣木耳召到金殿之上，“丁爱卿，现在侯月英来桃花山落草，孤家派九门提督朱炼祖，带三千官兵捉拿山贼草寇，不曾捉得到，年纪老，本事虽好，但不过两膀已失拉千斤哨力，孤家封你为二路灭寇元帅，也赐你官兵三千，速速前往桃花山寨，捉拿侯月英归案，不得有误。”“是。”

带了三千官兵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我们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单讲到丁宣木耳大将军，拿三千官兵去交朱炼祖格营盘靠作堆，有六千个人。丁宣木耳就说呱：“年兄，究竟侯月英本事有多好？”“啊呀，丁年兄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你交她一打，就晓她有多好格本事呱。”“啊呀，你年纪老，本事当然没得我好哇，我年纪轻，本事比你精，我也不是说大话。

等我今朝来动手，她千个残生就活不成。”

战书打到高山，约时交战。探子一报，侯月英知道，交公公又商议。龙山卫说：“媳妇，总归皇上派来格官兵，你千万不能交他打，也只有一个要求，只要交出我儿龙官宝，一定跟他们上皇城。”浑身披挂，侯月英来到山下，马高头行个礼，将军连连口内称。“侯月英，侯月英，你武艺虽精，你是忤逆之女，你家父亲也来天牢，你来高山呢作吵，你还得了，下马受绑，饶尔性命。

如有三字两不肯，拿你妖韶丧残生。”

“大将军，要我下马受绑可以，还到我家丈夫龙官宝，一定跟你进京。”“你格妖韶，你格妖韶，我奉皇旨意，征剿山寨，也交你谈条件来？吃刀。”嘴说这话，一刀砍过来格，侯月英身子一偏，推板滴点。两人大战了五十回合、一百照面，侯月英到马屁股高头一扑，格马四蹄跑起来一溜烟。丁宣木耳当她打不过，对后退咧，要想溜了，“侯月英，侯月英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就该干好格本事，我老子本事比你好，你对哪里逃得掉，拿命来。”吃亏，跟后间就追格，侯月英用格诱计，因为不好尽顾交他再打了格，趁他追格辰光，她拿弓箭拿出来，瞄准了他将军帽子高头格一朵红缨，拈弓搭箭，“嗖”，帽子也不曾抛，就拿个一朵红缨射抛了地落。格一撮红缨对下一抛，“嚯落！”大将军一看，眼睛就一白，“如果再矮一点么，我骷髅头不把她钉通了，我还有命哩？总说侯月英本事好，话不虚传果然真。”来到营盘交朱炼祖讲讲。朱炼祖就说：“年兄，看来我们打不过她，没得哪个弄得过她了呱。还是写告急文书进京，叫万岁拿她家老子侯公达走天牢里放出来。”“年兄，拿他放出来做底高咧？”“做底高哇？我告诉你，侯月英是他亲生女儿，她家老子来，总不见得也交他家老子打呢，女儿见了父亲要投降，就好跟我们上皇城。”

丁宣木耳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两人又写起本章一道，送到京都皇城。万岁一看，“啊呀，我孤家亲口判格，怎好团推估估就拿他放出来。”六部大臣都来启奏：“万岁，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，如果捉不到山贼侯月英，我们大邦中原就不太平。”

万岁听到这一声，心中思量八九分。

“众位爱卿，孤家做皇，全靠你们大家帮忙。既然如此，就依卿所奏，拿侯公达走天牢里赦出来带到金殿之上。”万岁龙师火帝，大发雷霆，拍动震山河：“大胆侯公达，侯公达，你教女不严，高山上落草，两次打桃花山寨都不曾打得到，都不曾捉到你家女儿侯月英，弄到至今山东地方也不太平，今朝拿你从天牢赦出，既不封你官职，我也不追究前罪，只要你能够带官兵一千前往桃花山寨，捉住你家女儿侯月英，官封原职受皇恩。”

如果捉不到你家女儿侯月英，拿你午朝门外丧残生。”

又不封官，又不加职，带了一千官兵去了格。肇六千对一千，倒有七千个人会合在一起了格。朱炼祖交丁宣木耳就说呱：“侯年兄，你家这女儿本事怎干好格，我们确实没得办法，才到万岁面前保本，拿你赦放出来格。”“二位大人，你们不必担心害怕，女儿是我养格，我来，她也不好意思不跟我上皇城去。我先交她说，如果她不听，我就交她拼老命。”“好格，侯大人，这就看你格了。”格天拿战书打到高山，探子一报，侯月英知道，侯月英交公伯伯讲讲。龙山卫说：“媳妇，你家父亲来，你更加不好打他哇。媳妇，

你打了你家生身父，忤逆之罪罪不轻。”

“公公，格怎弄？”“不要紧格，你对他说，反正也是这一个条件，只要拿我家儿子寻得来，总归于投降跟他们上皇城。”小姐听了公公格话，来到山下，小姐马高头行个礼，父亲连连叫几声，“父亲，今朝惊动你到堂块来，不是怪我，怪你自己。你有嫌贫爱富心，要拿我把十样景，你说我可肯去？”“妖韶，今朝来不为旁的事情，你赶紧跟我进京。”“父亲，进京可以格，现在我家丈夫龙官宝不晓上哪去格？

还到我家丈夫人一个，我就跟你上皇城。”

“妖韶，你格妖韶，赶紧速速下马受绑。”嘴说这话，弄刀对小姐身边杀得来格。小姐一想：他是六点，我是五点，我比他少一点，我是他养格，怎好交他打。格侯公达要交她打了，小姐没得办法，拚得吃苦，两把绣弯钢刀上下飞舞。这个侯公达不得近女儿格身，只是对后退，只是对后退，只是对后退，小姐哪敢望咯，眼睛闭着得格。侯公达退到哪里？退到营盘。掠阵官就说：“山贼，人总到营门，你也准备杀人？”侯月英拿眼睛睁开来一望，“啊呀，我也

追杀底高了，他已经到了营门。”

快马加鞭就动身，聚义厅上去安身。

九门提督朱炼祖、丁宣木耳大将军和侯公达三人讲讲，确实不能取胜，肇怎弄？写起本章进京，请万岁开考，拿全国各地武童生纷纷召了进皇城。皇上开考，只要考到一个武状元，就好叫他来领兵。写好本章，格天子送到京都皇城。万岁一想：开考倒也是好格，如果光有武没得文，底高事情总难办得成，多年不曾开文考，也荒失多少念书人，我要开考，不如来开文武考，反正一下子来高挂皇榜。

皇榜高挂午朝门，考尽天下武共文。

皇榜挂到十三省。有外罗城张官宝也晓得格，皇上开考喽，又是先文后武，我家丈夫不晓可去考，就对王运莲说：“妹妹，我们要接耳听声，看文状元考出来究竟是哪个。”我们这部书高头，不讲哪旁人去考，只讲蒋仁杰家儿子蒋官宝——就是真龙官宝。因为他是天上文曲星下凡，文章了当不得，来到京都皇城考试，头名高中，考中了新科状元。

榜眼出得南昌府，探花出在桂州城。

皇榜高挂了午朝门，天下考童生总知闻。

大家总去望榜，单讲到张官宝交王运莲去望榜，跑到杠一看，跺脚就恨，就推板个字哇，新科状元叫蒋官宝，不是叫龙官宝，要是龙官宝多好呀，急得没办法，只是顿脚。曾歇几天，皇上开武考喽，张桂英说：“妹妹，我们仍然女扮男装，我到武考场去考试，我只要能够头名高中。

考到一个武状元，就寻到丈夫小官人。”

当真就到武考场考试，因为她是骊山老母门生，本事了当不得，考中了武状元，游看皇城三天散心。万岁格天子拿文武状元都召到金殿，就对蒋官宝说：“新爱卿，榜眼探花总出去上任去格，你赶紧来皇城里间，选一块吉地，孤家帮你起造状元府，好登皇城里受皇恩。”蒋官宝赶忙启奏：“万岁，我一点功劳总没得，我要先立功再造宅。”“年纪虽轻，倒一片忠心。既然如此，我来加封于你。

蒋官宝新科状元加封赠，七省巡按你当身。

赐你三千御林兵，私访七省察民情。

访到忠臣加官职，访到奸党惩奸佞。

赐你一口尚方剑，先斩后奏见当今。”

蒋官宝一想：我先上哪去私访，听说桃花山上强盗作吵，是侯月英在杠做大王。侯月英是我格未婚妻子。

我旁的地方总不去，单访山东一座城。

不提蒋官宝奔桃花山而去，再讲到万岁对张桂英，也就是女扮男装的张官宝说：“张爱卿，这次孤家开考，主要是因为桃花山强盗侯月英作吵，孤家赐你官兵三千，不能耽搁，前往桃花山寨，去拿侯月英生擒活捉，赐你帅印一颗，明日速速动身，待你班师回朝转，金殿上面来加封赠。”

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单讲到张桂英扮格张官宝，来到桃花山寨脚底落，心上就想：侯月英是我的师姐，她不晓得交我是师姐妹道理，只有我晓得交她是师姐妹道理。于是先用战书打到高山，约时交战，侯月英交龙山卫一讲，来到山下，在马高头行个礼，状元么连连口内称。张桂英张官宝就说格：“侯月英你这个女强盗，你不怀中抱子，足头蹬夫，造成你家父亲关进刑部天牢，他到战场上上来，你也不赶紧跟他上皇城，你乃忤逆之女，不孝之女也，吃我一刀。”

话不投机就动手，哪肯容情半毫分。

格侯月英又不交她打，口中只是叫：“状元饶命，状元饶命。状元公，
你今朝饶我一条命残生，我永远不忘你的恩。

状元公，你不晓得，我为底高到这个腔调？”肇拿她家里，老父怎呢嫌贫爱富，自己怎呢拾箭换球私订终身，许配把龙官宝等事情一五一十说把张桂英一听，张桂英心上就想：你不认得我，师傅说呱，我有一个师姐叫侯月英，我倒晓得你呱，我就要试试她有多好格本事。“侯月英，侯月英，婚姻乃父母做主，你不遵父亲之命，我今天哪肯容情于你。”翻腔，两人杀了大半天，不分胜败。这两个人总是骊山老母门生，本事了当不得，杀得天昏地暗，杀得日月不明，杀得百鸟总停翅，杀得鸟儿吓得不敢开声，一个上秤称八两，一个上秤称半斤，强中遇到强中手，自家人遇到自家人。究竟杀了多少时？杀得三天三夜胜败总不分，来了巡按老大入。巡按大人一到，杠块赶紧就报，报于张桂英知道，张桂英走阵上下来，迎接巡按大人，“张年兄，你金榜题名，本事最好，为底高捉不住这个凶贼？”“啊呀，状元公，她说格，只要还到她家龙官宝，她就跟我们进京。你状元公加封巡按大人，你说我们到哪里寻到她家丈夫龙官宝？”“你去说，就说我们来了格。”“啊咿嘎，你又不是龙官宝，底高你来了嘎？”随手龙官宝头上探拉乌纱大帽，身上解开锦绣蟒袍，张官宝张桂英对他一望，“啊咿嘎，
你不是张三其别个，当真是我格丈夫官宝一个人。”

手脚又哨，她肇对山脚底落直跳，“师姐，不要打了哇，丈夫龙官宝来了格。”侯月英赶紧鸣金收兵，催动坐骑，来到山下，拿起一看，当真不错，是龙官宝来了格。

一把背住官宝手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侯月英喊声：“丈夫啊，
我想你总想到肝肠断，望你总望到眼睛穿。
官人啊，我们今朝来相会，如同枯木又逢春。”

张桂英说：“师姐，既然丈夫来了么，还打底高？拿山上啰兵统统改做官兵，拿值钱格东西，灌进袋子，装上车子，我们不如放火烧山，山上竖起太平牌，向后不准躲强人。”肇四路官兵并起来，三千，三千，三千，一千，就一万个人，来到京都皇城。有张桂英张官宝到金殿交旨。圣天子龙颜大悦，

“该应孤家江山稳，出到你擎天柱一根。”

我要封你官职。”“万岁慢，我有欺君之罪。”“不嘎，你有底高欺君之罪？”“我原来不是个男格，我是个女呱，我扮个男格来格。”随手拿身上战袍解啦得，战帽探啦得。万岁龙颜大悦，
“该应我孤家江山稳，女子也能治乾坤。”

圣天子龙颜大悦：“格你叫底高呀？”“我不叫张官宝，我叫张桂英。”肇封她为帼国英雄。万岁说：“爱卿，好了你，侯月英挨捉住得格。”龙官宝也来到金殿交旨，“万岁，我私访七省也家来了格，我不叫蒋官宝，实际上我叫龙官宝。”万岁也允许，他既可姓龙，也可姓蒋。“龙爱卿，你年纪虽轻，文章满腹，我也来封你官职。你金榜题名，新科文状元你是第一名。

龙官宝前来听封赠，禄袍亚相你当身。”

“万岁，格你封了我，我家堂父亲是受冤枉格，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格，你也封他官职。”肇拿龙山卫官封原职。“格我也有几位夫人也请你帮封。”“那些人？”“有张桂英、侯月英，虽然侯月英有罪，是她家父亲嫌贫爱富，造成了高山上落草，不能怪她，请你万岁也把点好处把她，也有我家干妹妹蒋彩鸾，也要请你万岁帮封。”肇拿她们统统召到金殿上来。圣天子龙颜大悦，拿张官宝张桂英封做安国夫人，侯月英封做定国夫人，拿蒋彩鸾封做保国夫人，

张桂英就说：“大人，我来外罗城等考，有王运莲交我招女婿格，我承认她，寻到丈夫龙官宝，也就交你配成婚，赶紧奏于万岁，也要传封王运莲。”随手拿这事情奏于万岁。圣天子龙颜大悦，“才间总封了格，怎她也不曾封。”于是传旨到外罗城王伯华家招商客店里去，

“王运莲前来听封赠，饶头夫人你当身。”

侯月英就说：“我家也有梅香吉祥，跟我苦了几年，也要把点好处她咧。”蒋彩鸾就说格：“我家有如翠梅香，她告诉我，也送你二百个钱格，她也要求拿终身许配把你。”肇由龙官宝统一奏于万岁。万岁说：“啊呀，年纪轻轻，老婆倒多了么，已有四个，堂还有两个。

吉祥和如翠两人都来听封赠，都是亚相家庶夫人。”

万岁望望这个侯公达，“侯公达，侯公达，身为参将之职，你嫌贫爱富，弄你家女儿高山落草，三打桃花山，损兵折将，用啦银子不少，你该当何罪？”龙官宝帮保本说好话了，“万岁，不看金刚看佛面。

看看我们微臣面上情，就饶恕我家岳父一个人。”

万岁可当真要杀他，不是的，也是做做势格。“好哇，既然众卿帮保本，也就不责不罚，官封原职。

侯公达前来听封赠，参将之职你当身。”

蒋仁杰、陈香火，还有王伯华总得封受禄。大家就说：“我们要家去荣宗祭祖。”得到万岁恩准，来到历城县，历城知县何顶忠亲自迎接，再三向龙山卫打招呼“大人，千怪我来万怪我，赔理赔罪我当身。”“何年兄，你不必如此，我也既往不咎，以往事情一概不再谈了。只有陈媒婆，用三寸不烂之舌，弄了我家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我铭心肺腑，是终身难忘。替我拿这个泼妇带堂公堂上来，我要见见他哩。”肇去拿陈媒婆弄得来了格，拿周文也带了格。为底高周文也带得来？夫妻两个来杠挤癞子。一个说：“你不去说这个话么，我也不拿我家妻子叫家去。”一个说：“只怪你听了我格话，才到这个腔调格。”衙役说：“统统跟我们走，去见我家大人。”

夫妻两个跪了公堂上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龙山卫就说格：“陈媒婆，陈媒婆，你帮我家做媒人，你好事不做，说谎掺祸，只图好吃要钱，弄我坐牢坐上几年。依我格性子，

要剥你皮来挖你格心，撂把犬儿当点心。”

历城知县何顶忠说：“卫大人，看在下官的面上，说谎媒人实在可恶，骗钱骗吃，挑拨是非，两头搬弄，应受惩罚。这事由下官做主。

说谎媒人罪不轻，五十大板不容情。

众位，这叫说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是来早与来迟。像陈媒婆翻跟调舌，谋财骗吃，最终落五十大板滚回去了。

这一天，龙官宝父子二人和他的六位夫人，由皇城带来的全副仪仗，离开历城县衙来到北门南极巷本宅，由张桂英拿出一颗文香球，侯月英拿出一颗武香球，交于龙宝官供设在龙家祖先牌位前，焚起三炷真香，点起一对红烛，叩首三拜，祷告上苍，诉说这文武香球的苦中之苦，难中之难，悲欢离合的惊人情节，谢上苍之灵，皇上隆恩，以慰龙家先远三代超升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大众听经有功劳。

圆满司菩萨摩诃萨，宝卷圆满注长生。

